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目錄

都察院九

巡撫

夏艮心　　司汝濟

薛夢雷　　晉應槐

顧中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

都察院九

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樓陸公錒行狀

葉應驄

公諱錒字容之別號石樓姓陸氏系唐宣公後父偁癸丑進士　孝廟時爲御史有聲兩按福建山東風裁凜凜正德初陞福建按察副使以御史時事忤逆瑾罷官再罰米輸邊稱貸以償以公貴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歿而祀於鄉賢公生而頴慧六歲入家塾

請于母曰讀書後幹得何等事業方爲至極并其畫八歲隨父赴京過蘇偶失水出而大聲曰天既生我豈能溺我聞者駭然正德癸酉鄉試中式明年登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國朝自都北平留都以馬快船運供億事久弊積公爲增修造之費定往來之期均其勞逸厚薄而人宜之時貂璫用事假名勢者旁午於道索舟動以百數公皆應之有方有二僧官歸自烏思藏迎活佛來索舟公詢之二人曰果有童子方九歲能道未然事然亦無大靈異且道路艱阻夾雜番往公乃激之曰誠如此言復命則善不爾吾當

爲轉奏汝坐欺妄罪事遂寢已卯寧藩作亂　武宗
駕幸留都喬公叅贊機務凡事引公籌之曰我益友
也陞署職方員外郎隨駕旗牌官輩例分守城門依
勢騷擾公曰爲點祝錯綜其時中官有不服者正色
折之以義八月駕回公已遷職渡軍非公事矣喬公
曰非陸子不可公乃行處之如前陞車駕郎中嘉靖
改元應詔陳言五事曰施實德以壯守衛曰均重徭
以平勞逸曰增料價以造船隻曰買戰馬以實行伍
曰徵夫銀以便民情俱蒙允聽陞直隸安慶府知府
郡經宸濠之變毒于兵燹財竭民疲重以饑饉連歲

流移紛然公至以撫綏爲首務尚簡易非捕巨猾吏卒不至鄉邑民甚便之而訟日減尤加意學校政暇進諸生講說經史多所啓發歲甲申所屬大饑近者爲粥遠者給粟病者給藥全活者萬數盜發江中有指揮輕進爲賊所害公聞之大怒奮身擊楫一鼓擒之最首于江干造佛郎機等器械增置戰哨船教閱民兵使熟於風濤於是沆兵可使公方訊囚堂上忽市中讙然報曰縣囚刼獄且直趨府來矣公顏色自若麾生者列所訊囚械於庭下徐捕逸賊皆獲益兩賊相通皆此趨彼則來此跳梁兩不可禦於此見公

之沉機應變也乙酉郡大旱公爲齋居甦刑乗神不禱民間謂龍王神最靈遣官迎之則聞有巫者托神妄爲公詰神祝曰龍靈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則縣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乃登創立預備倉貫米萬石改設雷港口巡檢司于花楊鎮巡歷招徠流民復業者不可勝計陞貴州按察副使奉勑整飭龍里等處兵備條陳四事於監司請爲轉奏一曰定折解以防侵尅之弊二曰定解官以防包攬之弊三曰明功次以明賞罰之典以宸濠之變安慶保障之功居多而江西南都官軍蒙賞獨厚故

云四曰議免賦以恤災傷之民都勻在萬山之中民夷雜處治者往往依俗處斷不全用法昔公季父健齋僉憲於貴政有體要名聲赫然聞公命下凜凜相戒曰四明陸公來矣下車出令果慰所望有能族二場軍夷貿易甯因是致亂公使巡捕官軍防壓鬨暴者執之取死囚數人撻死於場衆爲悚然獨山同知蒙皦父子相讎殺六七年平浪王仲武與阿向爭官讎殺十數年年定王亞藤作亂餘黨尚存公至皆相率請降王景雄糾叛黑苗入寇公兼程馳至清平調兵困之使人持檄諭以大義衆即解去嘗行一山谷

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公惟之左右對以昔玉
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
像槊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徇地呼
而誚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使民
墾荒土爲田引諸生而訓課之命衛屬入馳射而校
閱之故夷風漸易而人可用陞四川布政司右參政
奉勅提督糧儲諸處倉庾遇近產米地方册糧可還
者自運本色其餘折色止解委官于附近產米處糴
米上倉官民兩便陞廣西按察使尋陞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以飛詭新增之田

稱牙檢覈糧多寡僉解戶而革貼解之費復十年劇辦併額之法而民得安息戊戌遷職京師冢宰松臬許公詢諸方岳以地方弊政公條陳數事一曰鹽法之弊二曰積穀之弊三曰寺田之弊四曰盜賊之弊許公採而上聞著爲令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勑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時有欲擾公位者屬巡關御史急奏邊警御史執不從覓假人奏之　天子聖明惟發旨促公上任謀者不遂士論深偉御史而量公不爲術人事也既任進屬僚而誨之曰道府士風大壞以容悅承奉爲才能以小廉曲

謹爲清介倨傲執拗謂之剛方深刻峻厲謂之風采不惟負國且以敗名其相與戒懲之於是禁役靡清優冒處恤達官軍餉以時堅城深池除戎器備芻粟靡不究心殫慮恭深懲恬嬉之弊將大振作而新之也　駕幸山陵公出鎮紫荆歷三關之險訓練守禦益嚴益愼遂得封贈三代奉敕建造沙河城經營規畫不遺餘力已亥正月　聖駕將南巡公倉卒經畫至忘寢食遂得疾奉　旨褒曰幹辦勤勞朕已知悉二月十六日　駕發京師明日公候于定興境上十八日駐蹕保定面見于行宮賜酒飯慰勞二十二日

駐蹕眞定公陪祭北岳二十五日駐蹕臨洺出所轄境矣明日至磁州朝候　駕發而回肌減骨立人有不識者先是都護軍門及諸中貴皆有厚望有偶語于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公應曰記得更記得節形愛人於是謗毀日行適御史胡守中奏處河南撫按逐家波及落職歸里雖不得事其君得以五十之子事八十之親不爲不幸也故初命而懼再命而感未聞有所不足益承歡者八九月是冬毋傷淑人病卒明年碧洲公亦病卒公居憂于家歲壬寅沙河賦論功復原職致仕年五十有五公偉姿山立而

氣度豁如不爲深刻不設崖岸而確然有不可動搖
者歟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必有爲國之功及民之澤
而廉約自持宦成之後田廬不長尺寸廢官家居與
其弟石泉君石溪方伯孝友兼至憫弟少石憲副蚤
世力撫其孤而教之撿族與僕常恐得罪於鄉黨作
文師外祖碧川尚書楊公精純顓自詩詞大推不報
深鈎棘如其爲人精熟吏事然未嘗挾以矜其僚屬
故至今仕路多感念之好積書涉獵集四方志錄其
廢興得失事成帙以自玩平生聞見亦積記之與世
人孳孳求田問舍有殊好也公德善纖纖不可盡述

謹節其大與聞見之眞者狀之以俟采録云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公淳傳　實錄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淳陝西蘭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戶兵二部主事累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病在告嘉靖十九年八月辛未考滿以邊功得全給祭葬淳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遼東兵變淳遇亂賑饑全活甚衆後復平遺孽佟伏等遼人思其功祠之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交川公鑰行狀

王慎中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十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餓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按傅

氏有家於遼東之益州者莫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爲廣寧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爲試授禮科給事中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略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疏著者論邊事一疏至爲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卒不敢見虜欲以求免以亡虜無所畏得以暴苦邊

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部卒捻虜者雖亾千人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即不口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邊八年冦入宣大二邊將領亾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負往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虜有功亾卒亦稱而公向所論著者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

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爲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克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爲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爲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鉤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粟盈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

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瀕於死者與之財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内或欲拒之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為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廵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詰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公因遼東人習見海舟乘巨艦操弓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擿伏抉隱懲惡勞勤為中

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宋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甚多其脩置戰船收給月糧之法出分精思已著爲令行於浙至今守之以毋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按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衰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爲信陽綏拊擊斷與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居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後以貨免公收鞫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忤當道意爲奸人所搆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切與

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遷
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尋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
于事連罷左授河南參議遷河南副使尋遷江西參
政恭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其赴江西也軍
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
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
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
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
素稱大劇必得寬大廉靜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
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

谷爲暑所中感疾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蒞河南不能久而遽捐吏民公雅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內雍雍肅敬諸子侍不嚴而嚴僮僕訢訢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欽愛之其斷獄毋傅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訴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頹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參政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

四遷本出太宰靈寳許公所知太宰故爲左轄於浙
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
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
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傳　實錄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山西山陰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知縣擢監察御史巡按蘇松遇歲饑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宋彬冒首功且言內外大臣朋肆欺妄力觸權奸逮詔獄爲民上即位起知鳳翔府累陞至今官上疏乞骸骨至嘉靖十九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延綏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谿萬公潮墓

碑

五谿萬公進賢人諱潮字汝信官至延綏巡撫右副都御史嘉靖壬寅言官論邊事公亦以風土弗宜疏調行至宜君縣以疾卒則癸卯正月四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享其年五十有六往丁卯與於鄉虛齋蔡先生以奇才許公辛未魁禮闈陽明王公頗以不能首薦爲恨二公固一時所謂有道君子也而五谿咸得其實識如此其才豈不出夷等哉始推官寧國治冤獄有聲又兼理旁郡疑獄撫按廉其能薦之擢禮

部儀制主事已卯　武廟南巡抗疏止輦杖瀕死爲民遂菴楊公賦詩所謂西江四君子公其一也　今上即位録正德間言事者得復職歷職方郎中以學行推浙江提學僉事士各有造巡按潘公薦之有覩聖賢之奥才兼儒吏之全等語乃擢副使仍督學士之先後中式皆公所素品題者時咸服其知人乙酉戊子二試所爲程文多出其手士大夫見之曰必五經能爲此既擢參政以提學時曾忤其鄉之權貴人遂左調廣西尋擢按察使甲午擢陝西右布政使丙申轉廣西左使所歷有治效撫按又首薦之尋以

內艱去服闋補陝西左使適兵荒兹至民苦之公綏懷經理陝賴以安巡撫趙公尹公先後以治狀薦于朝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公至鎮下令恤軍士飭堡堠募勇敢補卒伍墾邊地足兵儲民樂為用虜且知警而公竟以調去齎志以殁何也豈造物者豐之名而故靳其年耶古人有言畫方畫圓勢難兩全令名之與壽考其果可兩全者耶當公之抗言被杖時自分必死既得不死又切自喜幸出望外況復思起廢于朝有祿秩其後為提學時又以不阿忤權貴人夫權貴人薰灼焦金石即以公降謫轉涉顛沛而

固抑之若狄山劉元城之爲奚不可也公幸而左調
以有令位功在生民名流青簡天下後世其誰不謂
五絡公爲名節之君子彰彰有聞者哉夫能得不死
與左調而後有顯陟垂名於時造物者於公溥耶非
耶嗚呼公亦可以瞑目矣公孝友天性有心學歷官
三十餘年淡素若儒生平居無長言惟成就後學則
講談經義不倦諸所行事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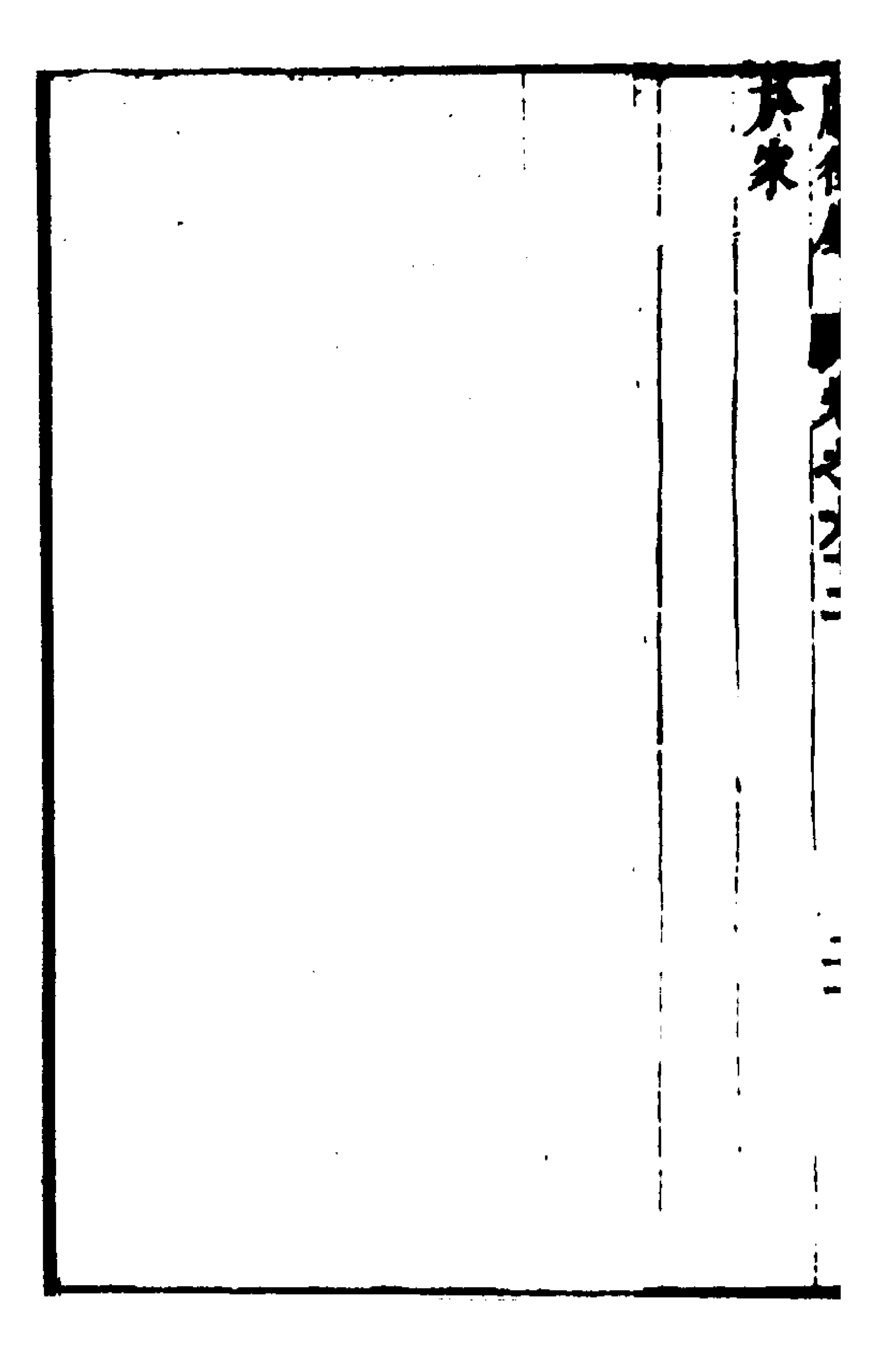
多方將略文武大吏倚如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談兵者以爲蓍蔡石時歲侵民饑公發邊儲賑之而庭謝其關餘治辦撫按以最績上晉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尋甸討寇大戎政肅然上官霑益州守龍氏與烏撒衛陳指揮治兵交攻公爲平之各帥衆而殺女官佛靖　上遣重臣毛公伯溫往問其罪時設參政一員理餉事推擇得公軍興賴以不乏交平乃疏將大理張知府者黷貨虐民巡撫汪公文盛檄公按治傳當懷一明珠以饋而求緩其獄公斥遣之竟正其罪時　上新定郊祀凡外臣三品皆

得誥封三代公與焉晉福建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凡三載操執深清民多作謠頌歌之閩故多山田賦詳寡不充於用乃檄諸郡縣凡寺觀費產貲估千萬右者賦實名貲責其直以佐公家之急雖併兼不㥘債有煩言然亦莫能難也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便道過家上隴故事士友凡先顯者謁自宦所畢携土宜相問勞公乃出橐中書若干種致學官諸友人取而誦之友人曰多子哉挑贈遺有諭比者乎北關府於是申飭令列科條厲官箴剔吏弊理循賦省刑罰汰煩苛理滯獄承前政操切之

後一以停火行之往撫院舍中但咸有司及驛官辦
具帳遊侈腆一切損減服素如淡蕭然布衣也與諸
司庭率朴外坦中不作城府曰凡昔所與共事者也
若亢以狎物人將狃詭相約何益茲時辰沅苗亂
上命治將范公相機勦撫公與之助謀底定旻被寵
錫俄以方域多虞時政有未可者然迄有明農之志上
疏瀝下曰臣駑鈍無狀待罪茲土同所短長慙負高
厚幾可涓埃又不幸被狗馬之疾眠食視聽改其常
度恐益增曠闕犯詩人鵜梁之譏死且不瞑願賜骸
骨歸正首丘避賢者路凡三疏不允巡按伊君敏生

代奏上言曰都御史果病矣其歸近醫藥痊日有司以聞朕將徵焉時候代未行會楚世子弒其父端王變起倉卒闔城欲竄公鎮以靜定衆乃不驚已而朝命親信重臣與法司大吏往勘執其罪人及詭詞庇逆者正之刑誅而定其府事皆公所處分也已而有詆公懼禍圖免者公弗與辯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瀕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簏衆嘖嘖歎曰是都御史裴耶居官十一任凡涉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不一語及生產事歸田二十餘稔閉門却掃焚香燕坐或把書臥而誦之已乃齁齁睡矣客

至所憤迎咲劇談天下事卽方輿險夷遼關阸塞人情世故臧否得失亹亹不竭也或談人過惡則頫首不答有告以不平從容辟曉之多所舒解公庭中未嘗濫投一刺雖里中一不輕出居常以孝弟訓子孫恒舉政和公郤金免闕事爲言曰我今有今日得無念爾祖之貽乎隆慶戊辰六月六日步履戸庭忽仆於地掖之就寢無苦越月謂侍者曰吾啖粥尚可八十五日計至九月二十七日粥當止矣吾其歸乎至其夕果卒距生成化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平生泰覽著詩文有百山集解組稿若干卷藏



中丞丘公養浩傳　王愼中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材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趨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豈和閔

建之士所以常悼惧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値　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與恭風采爭欲爲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爲也聯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羅閭巷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誦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語必曰至假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爲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並蹁企非不見

爲賢皆檢於公聲翔於朝廷以爲法從考滿召爲試
御史閱數月眞拜方廷中淸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
公居其間如楚之在新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省
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輩
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績
掇罹公沉如也不適爲好與雅者尤愛而惜之時方
淸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
已滸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尺
他從輩公中有愛國株世持衡於消長之際眞以負
爲勝倚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皦然不移者可一二

數凜凜乎有寡助之歎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
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悍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
所發而公未憂去將嘗有論議祀大臣再論官侍又
諭戚晥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
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
講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與學自是不復與臺論
冥反終父喪再入臺臺條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
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　上方興
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　九廟務極殳碩
以稱嚴祀制畢書升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

南京大理寺丞恭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且期望以爲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收其於己之失位而咋舌決齒於怙權妨賢之夫知不欲與共立每一撫言月光橫射意氣挺出傷聽激昧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脫學董役有以甩時自効得不以極言克貴意氣雖遏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爲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安

之風官司相蔽紿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屬市苛媒大室要津交以自庇而豢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蹤穴竇鬬節探窒解剝無毫髮遁失汙吏猾豪營構巧秘徂伏鬼倏見撟皆驚謂神山谷邃深者錮昧阻究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來愉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巳逝爲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肅然後與爲覺頑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爲嚴而愛不濟者也留人巳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乞[illegible]發精采[illegible]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捱總制兩

公名臣雖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
而害者以流語聞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
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徙見爲多威以宋張
乖崖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
張然張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民之信非蒞
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
公爲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
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
如棠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爲正不爲特而獨執求究
之真以皆偏據不終之治以斑極是使仲尼子產柰

終三年而且用以得稅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觸之疾雷破蟄孚蘇之快自是瑰偉絕特不愧道說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淵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人曲折具有條理要時情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爲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篤姿態俊發有以諭人晚其爲詩歌藻澤腴贍發調平妥篇出皆可誦也其拔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書利病摘抉情僞元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讐服側聆者省畏天性篤孝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詠則跪不以既貴

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爲狎褻無飾容侍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族姻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詬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處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猶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援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被起爲名

將而論西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為何卿被言者所譏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泊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淬將在前修林

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類方顯而謫戮參半又可悲夫公殁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子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亹亹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畱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

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複出也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阜劉公大謨

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大謨字遠夫其字東阜其別號也河南儀封人高祖文整曾祖海俱業農不仕祖澄陝西苑馬寺清平苑圉長父愷山西黎城縣學教諭後以公貴封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屈氏封孺人贈恭人公明亮豁如髫年入邑庠即洋嚮志節刻苦學問一時豪俊未之或先弘治戊子薦於鄉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督收黃花鎮古北口清江浦諸地權勢是時逆瑾擅權肆虐朝士凡行役往還

皆趨候伏謁冀免禍者公陛辭即出國門士論高之庚午改廣東道監察御史益自是風裁播中外矣辛未上疏勸學與政壬申巡按遼東陳三事皆有關政體時太監岑章肆毒遼陽公廉知即捕其左右用事者悉置之法章惶懼至誣職以他事逮繫詔獄遼士民奔走泣送先後相望於道癸酉謫陝西隆德典史旋量移蒲城知縣既至蒲日惟行所當務蒲民頌德有碑在焉丁丑晉同知鳳陽府會大水公以檄委賑濟多所全活戊寅晉浙江僉事首革菜戶於私衙既而分巡金衢時宸濠搆變乃勒兵帶山先聲四達

兩浙頼以弗恐辛巳　今上御宇入賀萬壽晉陝西
按察副使時總戎李隆者謀殺都御史許公綸事久
未決當路以屬公竟正諸法輿論快之癸未晉四川
左叅政分守川南川東二道值番夷為亂公督師征
勦擒其元惡全蜀以寧事聞有銀幣之賜乙酉會四
川鄉試充提調官作典之盛倍昔丙戌春罹母憂戊
子免喪北上時三晉大饑公以才望素隆超拜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撫綏山右即上疏請出內
帑濟賑　上可其奏遣官齎銀万萬入晉陽時方旱
公巡歷所至問民疾苦隷禱請旋復雨民大悅會有

議撤備關官軍者公抗疏止之先是公之父黎城翁壹白在堂嘗乞終養不報既而科劾叅議魏倫忤重臣意遂得致仕或勸公辯者公笑曰老父在里乃令得遂侍養吾又何求況假辯哉既歸與黎城翁怡愉終日每風和日晴即約朋舊登高眺遠觴詠為樂若將終身焉者自己丑至己亥數年餘南北大臣臺諫及撫按多所論薦由是再起巡撫川中其宣布朝廷德意奬拔廉平洗刷垢弊凡地方事宜罔不經理精密至於瞭哨遍邏北虜堡屯墩堠添設指揮防禦公謂其未足以震懾之也具奏乞設守備施州地界川

胡夷多肆行劫掠亦欲添設叅將疏入　上俱允壬寅奉勅諭條五事以安邊禦虜又皆積有成效今川人固有能述之者公撫蜀凡四年澤被威宣銓部度擬入佐院事莅總督糧儲戶侍官僚皆未之授益廣建以材木爲急而川中固採辦地也由是欲久任公是蒔例當給由公父母暨妻皆荷封贈癸卯大木告完大司空奏薦公資望獨深勞績爲最遂晉左副都御史撫川中兼賜銀幣公自馳驅間關因感瘴癘遘疾卒於官享年僅六十有八所著有東皋集若干卷藏於家三蜀兩遊稿已先梓行公之卒也臺臣上其

功蒙恩賜葬祭如制四方門而榮之陰其子文爲國

子生

通議大夫巡撫山東右都御史婁公志德行狀

俞時

婁公諱志德字存仁勿齋其號也上世唐師德之後居汴之懷慶徙通許大父艮舉進士累官都御史曾大父大用永樂時始徙項生榮榮生敬敬生春爲公大父春生信爲公父貌歷贈通議大夫咸以公貴云公生而頴異向學十七丁父艱哀毀骨立斂含如禮侍厥母太淑人戴委委焉惟母志爲頗里舍人以孝名二十補邑學生縣尹任延傑爲舉婚媾逮秋登省薦越明年爲正德戊辰居母憂盡哀袍廬授徒非聖

學不講少司馬張老居閒遇初度納賀公適後來張
少馬遂加譙讓僉皆茹愤公獨于于也張迺愧君子
服其雅度丁丑第進士以制剌真定之趙州如水如
蘖嘗酌水以自堅大司徒孫公稱曰古循吏也撫按
遷疏薦之令　皇帝御極入覲遂晉副戶部山東司
郎署諸郎署缺悉委以攝晉陝西司正郎會北虜寇
邊邊備告匱公以大司馬金公奏命往甘肅督理出
納忽微奇羨輒舍以舒民三年而士馬強公有功焉
總制冢宰菴楊公京山　公幸菴彭公歎曰邊政得人
如斐無患也會詔還銓管以浙之杭州爲東南要郡

大司馬靜菴胡公杭人也知公深遂請以公之杭杭事繁而民詭諸臺院藩臬臨之往來大夫士無問書夜流連湖山之遊各供頓無算公至以民隱為政極一時贊毀殿最罔動也屬邑海寧多海患公親視之為築石塘防焉民用敉寧杭水宿災沴錯出公竭虔禱雨輒雨禱晴輒晴杭民歌之會壬辰入朝公僅一身一吏囊無片帛京之諸當道彌益賢之適甲午夏補福建鹽運司使行之日裝蕭然如始來乃晉浙藩叅政閩商人思之為建祠勒碑志公廉也與化之上里鹺場也竈戶人陳瓊生輩以拔者將及罪公念海

物淋漓易耗乃自而得釋過上里顧分署歲久頹唐晏馬場大使刁翀言曰瓊生等欲報公莫由也遂各輸財鳩工一新之御史包蒙泉氏知公深凡所咨白輒嘉獎行之比復命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藩臬諸公曰此水之清似婁運使矣公每語厥子曰吾受知于包使君不能報但不敢孤爾汝曹念之至浙而民喜曰舊恩主來也以賀　皇太子入京諸朝紳喜焉宗伯霍公延公恭命去其果曰勿使撓公清也公于浙會計督徵以時國賦民望兩便之處州舉人盧謹搆大獄藩使孫公臬使張公悉被逮　天子勑給舍執

金吾掛焉至則厲之公盡得其姦狀而諸公之枉以白晉是省右布政使杭歲大侵諸公應之不勝慘急兩臺下之議公擬以減餽遺罷宴會爲急或撼之屹不爲動而臺史氏咸敬納云既出僚吏謝曰公之言兩浙福也復以臺檄剞劂量賦役釐爲十卷名曰兩浙賦役成規民甚服焉癸卯夏晉福建左布政使至閩閩人慶曰福星來也不數月而八郡稱安遷晉南京太僕卿繼晉太常卿益優公績也而 天子再下令廷臣舉山東巡撫僉以公應 天子曰都亟賜璽書往焉越明年丙午春公將發晉郡忽痰火作遂不起

春二月六日也去公生成化己亥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六云公性介潔不蓄媵婢分外不內人毛髮明發謁家廟節旦必朝服望闕拜不厚治室廬田畝出入或馬而徒不阜不輿割俸周族之昏喪不交涉公事歷仕三十餘年無毀節大叅蔣公淦語人曰海內如婁公清望是吾人範也有題大梁包公祠壁曰昨日包公今日婁公其爲人所歸服如此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呂公墓表

韓邦奇

九川公飲恨而卒其友朝邑韓苑洛發其隱撫其大及取名士潘子高之論痛哭流涕長大息表其墓曰書曰善降祥又曰天難諶公關中卽俊卽宅之賢也懷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廉介之操中道蹇蹶放遺終身道遠而位促光已輝而不齊志士至今傷之公之撫遼陽也清屯田裁冗役嚴號令禁奸宄拔豪雄料丁力將築邊墉以遏虜寇一二兒魁畏懼將必嘗大法或衆倡亂而公危矣初公左裔

政超徙入京故事必先補原職而後除遷之先相以公國士也不可以常調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及變上近貴先相故大怨誤以公爲先相與因欲罪之憲使者又不爲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諸兒弁使者笞辱之林侍郎廷昂奉勑勘公事諸兒聞之憲使者出帑金大賚乃啓門且撫慰諸兒謂公必重坐益圖悅諸兒心隱其檄詔使寄侍郎弗以聞而公果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定論功超遷矣公平生建立如何而枉罹横尤若此也天邪果難諶邪然公議無泯時士林扼腕歎息位能褫而名弗損身雖

屈而道則亨役公之嗣子光于科甲顯于庠序鉅艱來支撐公者今安在也天難諶邪非邪公今已矣特於史冊罪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潘子尚曰正德間閹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願指氣使嘗其財勢權威劫中外風靡士大夫依阿慫慂以保身全妻子鮮有能立者公於時明目張膽數侃侃論天下事不置建儲保治諸疏讀之凜凜使人毛髮竦立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公之謂與大司徒道而失處諸鎮劾尤焉為政者往往務為姑息不敢出一令申一法遂使狂狡之卒待賞而動養患貽戚

至今未已也公以身任其事務改弦而更張之天若厭禍公得大行其志豈惟遼左永清即大同諸鎮亦當讋懾知有朝廷　乃志未就而變即作獨使公一人當之豈非天哉語有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人徒見公受禍之慘而未覩晏如之效乃并大同諸鎮事置不講落鎮之監其不遠也已有志于天下者其無忽諸此乃公之隱而且大者也吾恐後世莫察其情故表而出之公之子南京刑部郎中顒再拜泣血登之石若公之詳載之誌銘不具書公諱經字道夫號九川姓呂氏陝西慶陽府寧

州人也起家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
詔起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於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
卒於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歲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公照墓志銘

張堯年

寅齋葉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引疾致仕歸于東溪里第越十有八年卒其孤坤等詣予徵銘按狀公諱照字景暘寅齋其別號也宋水心先生之後公生而穎敏性喜寧寂七歲就塾十歲能屬文年十五師事錢存誠先生大奇其才益思奮迅惟兀坐小樓礪力誦讀中庭張戲未嘗踰閾外一沫日年十八領鄉薦始歸娶華恭人二上春官不偶日夕持簡編恂恂儒生絕不濡迹迣要郡太守聞其名為延致師塾課

其徒惟講劘經傳及與守言絕無一語及外事其端方介特甚所操執楷素矣嘉靖癸未登進士授石埭知縣虛心極慮日求民所便利而布之罪人所決遣皆自以不寬家人攻苦茹淡儉約如布素吏民畏懷以才調補新建邑會城最號煩劇公區畫裁剸咸中倫度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朞年以最聞徵貴州道監察御史秉公持正不事矯激不務阿比嘗巡廬鳳等處再巡河南及查部院錢糧務舉大綱不過苛察揚州高鳳贓濫事覺請貴人曲為斬免竟繩之以法布政使邊某憑藉恣睢奏罷之風裁峻卓比還撫諸

道奏牘刷諸司文卷尚體要抉剔隱蠹人憚其嚴甲
午陞廣東副使巡視海道廣東番船奸商多竄入島
夷爲市公嚴下海之罰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
務珍奇以餽朝貴久之陞廣西右叅政按察司右布
政使公撫恤疲甿振綱而略節其意主于寬仁而力
制權豪大忤靖江府於法無少假安南叛亂時議興
師經略綜治卒致戡定公協贊之力居多癸卯陞山
東左布政使京東鉅藩地切事殷及秋有防禦之師
給餉輓運事多取辦又出于常輸之外公多方規畫
必求克濟諸所出納徵派親自勾稽約以期會項刻

不奏嚴禁官吏那移加耗之弊民皆感恩會遷授御
史鄭芸索夫直百名公弟以百夫應之用拂其意百
方媒孽王公守身大節嶄然不緇卒無少眥云丙午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三省流民以
萬計易動難安公鎮以廉靖民佃于野來歸者益倍
于舊念副使公張恭人年老引疾乞歸上疏陳情詞
甚懇惻乃始得請歸承色養餘一年居副使張恭人
喪哀痛過甚凡衣衾棺槨期于誠信不爲彌文因舊
廬稍加緝治無所增剏分二子用不及百畝服食儉
素蕭然寒士飭子弟童僕勿生事以擾鄉里及卒衰

無餘貲遺命斂不用錦綺喪不用鼓吹葬不得踰月
葢清儉之德終始不變云所著有江北題藁中州奏
議東方政議郎臺奏議用拙藁羹墻錄溝盈集藏于
家

前副都御史孫清愍公繼魯墓志銘

徐栻

公諱繼魯字道甫號松山其先浙之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賢娶趙氏生子瑆瑆生鐸鐸生子三祥禴禧禧生數子其一則公也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初一日甫弱冠通書史己卯舉于鄉登癸未姚淶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中監運通州大著冰蘗聲尋擢守衛輝一以公廉惠愛爲亟會歲多蝗復大旱公竭誠禱于天蝗害

除大雨隨應民以為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府衞民祠之碑之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內亦遭旱公禱之又輒應民間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師民曰我父有紀愛録載政績為甚詳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構疏于朝械逮京師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公弗謝然而所遇非霍請也竟以此忤時立禍本矣調知貴州之黎平黎苗境也公宣猷敷德不鄙夷之苗亦格心靖州叛將歎曰當時選邊將獎率萬兵守備諸邊莫若選廉吏一人足矣會庚子歲大比士公執事外簾號私付人文

名聿振擢湖廣提學副使楚地稱極廣而材亦因其地督學者恒苦其艱公甫歲之半遍校騐士方以得師爲幸擢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强藩斂戢嗣陞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綢繆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私積衆愕曰我、 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追于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獷暴弗靖悉寘之法弗貸時兩臺交薦之至謂百姓有孫青天之謠樂其久任而惟恐其去雖宗藩亦以豐其祿崇其官仍其司請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會丙午歲復大比士與

公選者卓有聲稱自是爲　先帝眷注晉秩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一時文經武緯于安攘大計即永肩之曾有西陲之事持論與總督東涯翁公不合公先爲文數百言指于神懔慨忠義之氣溢于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者故先翁而後孫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梏具取破碗書壁得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中有云爲國爲民意已深諫章一上泒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要取芳名耦古今等說楊公解之至謂勸君努力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以是

作遠期而知八　且率百口直之山西有宗藩者抗疏
救獄即前解裝肆赦者也公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
付之一編而執政者睨之不已　先帝之明將有公
矣而天道難知疽發于頭遂卒實嘉靖二十六年九
月十六日也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于先塋
之次迄今日　凡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
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爲可憫乞賜褒録制曰可
其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謚清愍蔭一子給銀三百
治其祠墳祭以文略曰爾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汚之
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回　負賢聲舞者于立官滿

望雅歸于輿論特以籌邊之議恥于苟同乃來文致之詞陷于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斯恩嗚呼公之清標直節至是在天下萬世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綱行狀　周　延

公諱綱字美中別號午山姓張氏公自幼爲庠生時有聲家貧力學不以空乏動心嘗以義遊廩於張氏鳳儀時崆峒李子督學實雅重之中正德癸酉鄉試登嘉靖癸未進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清江浦清江之督利柄所歸任是者多被論公清介性成秋毫無染淮浦間大饑人相食乃捐俸作粥以濟之所賴以活者數萬人死者施木以瘞鋤奸剔弊國計攸裕人皆便之而不利者亦有怨焉公署有紅蓮一池一夕盡變白人咸謂其清白所感御史淮陰李公

嘗詠歌之考滿得勑命之賜進階承德郎襃予特甚歷任署員外郎時修乾清宮命下買木衆皆難之公一不狥時態獨任是責竟得稱旨七年二月陞按察司僉事提督直隸盧鳳等處屯種兼飭頴州陸安等處兵備衛所屯田時有劇盜劉二者擁衆數千横行郡邑人莫敢禦公設法擒捕竟賴以寧十一年陞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十三年遷湖廣左參議得便還家悉捐俸建倉糴穀倣古人社倉意以濟宗族鄉黨之貧者名廣義倉而自為序記之是年冬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奉勑撫治流民卹為拯救荆襄之流亡者如

歸父母十五年九月丁父憂十七年冬服除起雲南
按察司兵備整飭騰衝金齒等處金西南極邊接境
交趾所產多珍奇公素不把玩一無所利時雖有平
交之懼乃能先事度勢與民安息華夷之間各得其
所二十年陞廣西布政司左參政成行耆幼如失考
執相率留公擧援戀弗能禁既去百姓思之不已又
相率立碑鐫遺愛二字以志善政歷陞雲南按察使
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河南左布政使遂拜巡撫河南
之命河南監制中原官務劇午而若蒞事直峻不苟
居彌歲以勤勞之過瘵疾驟作而沒時二十七年十

人甘棠遠民以素服沿道而送者遠數十里其所經歷處聞櫬來猶拜伏而迎年六十有四葬廬陵七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厓朱公統壙志

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統歸藏之地枕先塋趾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滸墅擁其後都谷通津經其左虎丘峙焉統字子純別號秋厓生於弘治甲寅九月朔時父圭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載犄兄衣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坐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統就邑禁仲兄冠孥哺者信宿憤伯父孟輝伯兄清挈回冠復遐太宜人謀賴巾櫛糊口不死居百有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

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髫亂經史得於府君許嚴太宜
人左右以底於成內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得
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
遭府君喪服闋己卯領鄉薦庚辰會試辛巳對大廷
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嘉靖壬午除知景
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　賜誥命
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淛江己丑陞郎中改南兵
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
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右參議甲午入賀不承
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

賞賚之也丙申平深滿諸賊部院上其功賜白金三
緞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尋陞貴州左叅政不拜服
闋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卯陞雲南按察司甲辰陞
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使時封川奏捷
附名薦章賜白金一丙午提調鄉試將入覲過家遭
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
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時以海寇倡假創建此官而禁
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怨與忌者乘之十月入漳州
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過得以功贖

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任所轄也十二月拜勅歷閩海防請以重典刑亂賜軍令旗牌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悉受約束入賊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詔指教夷作亂以殺巡撫爲辭下時對定海以鎮壓芬渡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計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周亮奏革巡撫既而滑因遞入於海大擔嶼大弗門大江諸警繹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錄雙嶼之功奏准之賜白金一絲幣一十月拜勅改

命巡視遂與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麂諸洋十二月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進自多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閩人林懋和倡役夷挽我之說命下遣還業就約束寧波道丈華以南京侍郎脅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交煽尤多乃連疏 請骸骨申辯甚悉已酉自溫進駐福寧滌海大捷擒佛郎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噠諸賊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先後以聞渊聞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因臥蕭寺居僑嗾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冢欲殺之頼 聖

明在上姑視職候勘竊自歎一介書生叨冒至此辭恩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革協守之横在江西定安福均糧之籍剖東鄉安仁割圖之訟在威茂平番寨處邊餉在山東拏守涉之議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剔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滌也人情如此果貴耳耶遂力疾取所集甓餘各卷刋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候命詞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治後事屬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第一

命之榮不孝送死不計不受弔不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庠生一女適慼之繼孫男七篆符簡簽簇篙篠女六家世劬勞載永感錄自撰壙誌虛卒葬月日如左此誌甫就不意竟卒卒之日乃己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亥也姪男貞等遵遺命不敢久停遂以明年庚戌正月癸酉日葬兄紹狀須累尾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瀚墓志銘

嚴嵩

吳公諱瀚字受夫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吳國人初曰阿演翁者以從戎隸河南衛遂家于洛焉曾祖諱成祖諱興父諱全俱以行誼聞于鄉母李氏於成化丙午六月二十八日生公少敏慧日誦數千餘言博覽乃籍發為文辭迥出流輩與弟瀛同舉鄉薦又同第進士公初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性素介直自負慨然有埋輪之志會中官廖鵬播虐河陝事發逮詔獄羣黨猶曲護之冀得末減乃抗疏列鵬罪狀竟寘

狀數條

董典時論快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公所涖湖西訟訴
繁委乃省文例詳聽斷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嘗平反
疑獄其人感泣繪公像祠之陞湖廣布政參議守辰
沅諸郡歲旱率吏民徒步雩禱雨隨沾足郡人歌頌
其事時流殍載道請于撫臺發廩賑貸議欲行勘公
曰勘則遲久亡者過半矣竟發之撫臺益重公疏薦
其賢陞陝西副使整飭延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
出沒無常悉計擒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復陞山西
按察使公法比精練爲衆推服凡大獄訊決囹圄
無淹禁陞右布政使轉左使是歲虜酋擁衆寇太原

城素無備公乃誓衆分部固守而躬督標出禦師已
而援兵四集士獲宿飽衆賴以安又議築外城以固
保障晉人至今德之陞應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
奉勅廵撫畿甸兼督三關値邊疆多壘遣戍罷常乃
廣積貯修器械簡士馬嚴校閱匝月而戰守之具各
備又以馬水口李家嶺為宣大要衝乃剷壁築垣增
屯置戍備戒孔嚴後虜果至存圖啗不得入議者以
二壁經略為有功焉無何以事忤時議以同籍聽用
於是公乃遐洛屏迹山墅人罕見其面撫按薦公經
濟可以匡時清忠可以勵俗宜亟起用以慰人望而

公竟以疾不起矣嘉靖庚戌八月八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公簡重沉密遇事能斷雖糾紛盤錯從容服裕不動聲色以吏能稱于時性樂易不自崖異人尤樂從之事親孝處諸弟友愛弟沖蚤世育其遺孤躬爲嫁娶與季弟不異燮倖羨悉付之不問出入雖通顯澹素如布衣時喜聲律晚益工集古句千餘首彙帙藏于家子二長三槃領省解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官駕部郎中次三聘舉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公儀行狀　劉日寧

公諱儀字君肅姓姜氏別號侑溪世居南昌之淡里正德庚午中鄉試正德甲戌中會試歷任鳳陽永州廣平推官陞刑部主事署員外郎福建按察司僉事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湖廣郴桂兵備副使左參政廣西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罷鎮荊湖謫任參知廣東使司事尋以疾乞休詔許歸籍冠帶閒住嘉靖己酉致仕在仕途凡三十六年居林下凡十有八年公在佐郡愛百姓如保赤子時鎮撫舉橫索常例急公毅然不與

君水 兆艮 武

飭府百計害公不顧一時上下側目公之剛風勁節于此露其端矣刑曹時不附權貴獄有寃抑者多爲雪之遇人與已違則勃然披抗不忍世情隱忍任閩府値海寇大掠公奮身整旅嚴賞罰選士卒寇抵廝公一鼓殲其渠魁浮獲餘孽寇遂蕩平任浙時簡靜清動雅稱藩體其官皆素稱不利前任者多移之公寧自處不利不忍貽不利于人而竟亦無恙其識見之定如此任郴桂時洞庭寇大爲民害公令魚艇悉爲保甲而出已橐牘瀓費代爲課輸賊起聽其蟻附而擊之寇之所有盡以償勞官司不問由是衆心競

勸遵公約束計不勞而湖水陸平矣湖商民至今頌
公蹟任貴州時上官多負固不服每嘵嘵出不利語
衆計無所出公獨奮然欲飭兵躐之開陳利害曉諭
禍福土官即叩頭謝罪城池賴以無恐貴之士子偶
於督學戻敎令譁然多謀犯上諸當道懲以法而士
子益散公從容名諭曰汝諸生能辯正氣與客氣乎
毋錯認客氣爲正氣即一不自覺第至平旦氣清明
之際思之久有悍愧大不安者諸士試歸體察之如
何士子忻然悦服解釋貴之士今尚慕爲方伯時操
守愈厲自公俸外雖紙米分文亦一一登諸簿牘不

入私門近一週積羨餘幾萬公覓毫忽不干與時建寧諸路大歉府檄交上衆莫能救公獨慨然動庫藏金粟及所積羨餘亟圖拯之衆議不可公曰朝廷設官分理無非爲民豈有惜數萬之金坐視赤子之饑死而莫之恤乎有利害吾自當之竟行所言活億萬人巡撫時休休寬大綽稱保釐日夕常供不過克腹日給廩餘悉以還民奉命征苗即實心勤勞王事廣名募勤咨訪巧轉輸明賞罰一載破重寨三十餘生俘斬級踰萬而鬚髮爲之盡白其處功也每得一級公另附之待生獲者辯眞僞而後登紀公惟重民命

而不自貪功故一時士卒畏服不妄殺一人楚地耆舊欣然有曹鄧之頌公之徹兵也先是奉命會同貴州巡撫協征公既整兵十萬屯駐辰州晝夜竭力攻進破木葉重寨倒崆峒山巨巢闢地直止沲河營已入苗境中心抵貴州疆界貴州撫院王學益畏忌不進是時湖兵攻急苗遂逋掠彼方公于是奮然具疏劾奏王被逮赴京得罪王與逆犯嚴世蕃兒女至戚因銜蕃怒遂令王巡按劾公師久費財責令罷兵蕃遂擬旨謫授公任廣東布政司左參議乃徹兵東赴不數月以疾上疏乞休詔可萋儀既有疾着岡蔣冠

帶閑住於嘉靖己酉十一月獲致仕公生於成化丁

未歿於嘉靖丙寅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寧張公素行狀

公諱素安寧所軍籍公生而穎敏卓異凡兒鄉人深器之弱冠遊郡庠中正德癸卯科鄉試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雲南鳳安之變條陳時務五事一曰任將帥二曰嚴紀律三曰信賞罰四曰節士著之兵五曰嚴土酋之任總制伍文定皆舉行之黃河泛溢奉命勘處經制事宜上下稱重嘉靖七年轉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十年轉本部湖廣司郎中會計川納惟允三載考績朝議以才識卓越改北戶部廣西司郎中公操持嚴正風裁凜然時人謂之部屋

風憲本部尚書許公讃極意嘉獎嘉靖十八年補湖
廣按察司僉事兵備荼陵修舉臺憲一方振肅辯雪
獄三十餘事湘潭之民有寒谷春陽之稱至今頌之
洞庭賊窩十八家鼠竄狐據積以歲月練兵殄靖時
有八龍山逋寇勢甚猖獗居民洶洶出方略以擒之
一方賴以輯寧欽賜金幣巡撫都御史顧璘進其績
以聞廟堂雅重之見於楚臺錄者可徵焉嘉靖十七
年陞本省布政司參議時　世宗皇帝駕幸承天督
造行宮浮橋轉運夫役甚稱　上意十八年進秩河
南按察司副使督理大名河南兵備聲績益著河北

之賊畏之不敢入境行勘邊隘議處允當兩臺交薦者二十餘疏二十年北虜內侵　特旨簡用爲井陘兵備攻守兼施邊圉輯寧二十二年移鎮山東海防修治墩堡威靈赫然鹽徒震悚二十三年轉廣西叅政督理糧儲粤中豪富毎多逋負公激勸完輸運餉不乏總制張岳御史馮璋徐南金交章以薦蒙荷賞賚二十六年擢四川按察司鞫罪折獄刑期無刑積牘停文迎刃而解僅百日轉本省右布政使二十八年轉左布政使旬宣德化周洽西蜀前此拜頭之獘收支之私一一釐革根凋科場區畫邊務殫竭心思

旨協時論二十九年進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開誠布公周旋凊謹定松藩撫賦寛時制加秩時銅仁比筸陡叛兵務方殷公爲之轉輸征調賴以成功奏凱之後復賜金幣三十年懇乞休致遂得如請焉六十有三以疾卒於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公簡行狀　章　節

公石姓簡名廉伯字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餘干縣知縣政治化行吏民懷之嘉靖七年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時值考選彈力奉公致陟允當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陞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嘉靖十一年八月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徭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嘉靖十四年八月更直隸安慶府盜途遇盜橐囊一空反盜獲止供有服飾數件餘無他物士論歎服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

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梓爲定式遂令不廢去之日民至畱衣立石特祠祀焉十七年二月陞雲南兵備副使壞接安南民苦山賊荼毒且險阻勢難征勦公設計生擒二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地方以寧時有指揮犯罪將懷賂爲餽先以單目途中投遞卽重責寘于法貨物悉追入庫當道聞而稱之嘉靖二十年五月陞雲南右叅政二十二年六月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卓異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公威望檄委招撫遂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皆投順當道方

將薦得適抱病乞休奉旨致仕嘉靖二十八年巡按浙江裴御史薦補山東左布政使適征剿北虜庫有餘銀三千餘兩悉資兵餉嘉靖二十九年十月巡撫雲南都御史而歿平生忠信剛介正大光明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為貞志不回故蒞職精明政蹟炳炳而德澤之感人也深所得俸餘悉賙親族囊無私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斂蓋入仕三十年以貧終其身在本縣則列序鄉賢在治地則崇祀名宦此可以見德望節義之彰著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宗魯墓志銘

喬世寧

嘉靖己未少華許公卒其子庚與甲將以明年庚申葬公曲江原祖塋啓馬趙二恭人之壙合焉乃狀公事行以世寧志其墓石公生弘治庚戌今年蓋七十歲云余在姻屬嘗爲詩壽公聞公使飯豪飲日賦詩行歌不輟謂公必得上壽不意其遽不起也余蓋有蒼生之歎而追惟長者之風也于是采事行大者爲志志曰公名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也父贈太僕公鋐者商維揚嘗禱茅山祠下後生公客邸時母

孫太恭人益咸異夢云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己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宜大癸未陞
僉事湖廣提學三年陞副使兵備衢州丁亥復改湖
廣提學己丑陞太僕少卿壬辰陞大理少卿未幾陞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
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已又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壬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即劾論侍郎巡撫兩
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其制
卷蘇微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鍰穀至百數十餘
萬　今上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齋醮絕

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寛徵斂尤關切時弊者已又言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嗣自公言張本也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者一二人于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没邊餉以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于獄祥大懼即納數抵償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大臣意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兩疏關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羣小竊攸柄宮壺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囊面遂釋益猶指勛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宜大故有大

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數日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令補築近邊即已工完　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　上無忽重地後宜大日益難守人始恩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督學者嘗數歲不一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即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名士既去霸州士日益思公乃為具白撫按于是撫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繫時望若此是時又以救楚府二閹與御史力諍不屈二閹得不死人尤服其鯁直而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

入銜之乃取服禁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公曰此馬誠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中貴人沮遂不易馬亦不敢復言事矣往保定以近畿民苦甚公嚴禁驛傳又定府州縣徭賦等式已又以築堤扞滹沱河有功　上特賜璽書銀幣旌焉是時公已受知遇矣而南給事有與公隙者顧以公湖廣時嘗刻書黃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絀之後吏部尚書唐公龍御史路迎柯相御史唐錡皆疏薦公庚戌會廟給事中張秉壺御史張洽又會科道合疏薦公　上名公復都御史駐昌平昌平故無邊備公議修邊青二

百里墩堡數百又疏請聲華設一大將統入衛邊兵
昌平改叅將守陵寢以聲華分守駐懷柔爲東遊擊
白羊口爲西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霸州
者以治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用無
何乃移公遼東至即議處鹽課課大增諸軍占種民
地者勒令悉歸之民遼東故與三衛諸夷互市部議
北虜亦開市遼東公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遂寢遼
人甚頼之會有言公以詩酒怠事者公遂力求致仕
歸歸時會虜入公部將斬首虜甚衆亦以常奏不報
提于是士論益歸重公日望公起官公顧益放情山

水巳卽别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名故所與遊者酒

酒賦詩亦時時作金元人詞曲爲樂所著少華集嶺

集與陵下避海歸田諸集數十卷其詩足繼患昔文

復精典有漢魏風而作字又精詣古法諸行草大小

楷書雜置法帖中人莫能辯公卽老猶能作小楷字

當其得意時一揮輒數十紙不倦得公詩翰者咸珍

玩藏之謂當代二絕云性又好客喜施卽少賤者必

爲禮自宗室賢者與後進文士必求與公交卽海內

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關必先求見公公皆爲

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卽以公爲親巳至當

事臨利害復抗議不阿其卒也自親黨交游與里中
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悼悲歎者公行別號思玄道
人或又稱靑霞道人卒之前二年嘗自爲志銘有曰
有始有終萬化攸同委心自然與造物游其殆[illegible]達
觀于死生之際何有也其自柴天佛子浮之流乎公
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歸至則
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恩禮謹病革
時獨悲歎曰吾不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此亦可以觀公公先世晉陽人宋末徙關中

都察院副都御史前提督南畿學校監察御史

楊公宜傳　　京學志

公諱宜字伯時直隸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確士一經其賞識無不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宗伯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數十人嘗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方之後總計兩京兩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正直忠厚者必曰栽菴先生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石戴公鱀墓志銘

張時徹

公諱鱀字時重別號東石鄞縣人公生而英異不與凡兒羣稍長覽究墳籍過目輒不忘爲文頃刻千餘言皆驚人語談者以爲班馬之流弱冠爲博士弟子員毎試輒先諸生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毎督獄見繫囚滯積率多瘐死必令給邮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公獨心知其姦檄名訊之果挾採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署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緜

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戎以威信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賕結兵備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公以法束之不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維襄漢孔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公至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三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有司過也即飭工市材造舟三十二爲梁四十餘丈橫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其爲民興利多此類也先時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公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挽公與語而已解維以避心深銜之至是爲宰相寵

倖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故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參議提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爲姦不可振刷公至立格倣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姦不得行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督造尚方磁器先是窑戶爭利時持矛相殺公爲條晝禁治爭鬭遂息丁内艱歸已又起爲廣西府江兵備時猺獞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旁午公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瑞等分爲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廻松林歸化馬尾

石田諸山鏡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黎鼎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諸鹵獲以畀得者餘黨悉鳥獸散江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公力却之陞江西參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謝登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公即收捕付獄聞者悚息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爲朝廷監司寧爲買豎責務耶有　知縣受賕殺人趣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惜公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必正法乃已尋陞廣西布政使改　四川左使丁外

艱免喪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煩苛孜孜以保釐爲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疾苦爲之興罷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覩見也出是西省將士躍然歸心而江西舊僚有嗛公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而歸居三年一日端坐而逝嘉靖丙辰三月十四日也詎生弘治庚戌八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初公家居見河渠不飭作鄞水利三叙見貪人利番舶闌出無忌作海防兼負氣高亢不俯首權貴又不爲同事者所歡故動見阻抑不竟所施云遇故　必傾心援引有岸友趙宣

者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十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者以所居室質錢於公而期滿當徙公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持家斬斬閨壺內外不得輙爲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餘年關節不至其門權貴多敬憚之所著有東石詩文稿若干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廷臣墓志銘

蘇祐

君世爲洪洞人諱廷臣字伯鄰白石其別號也生而穎悟不群幾數歲舉動老成讀書過目成誦時稱奇童九歲補邑庠生每試輒褎然首選事父春齋公及母太宜人昕夕省覲罔倦奉直公或他出或歸晩必候於門事一兄撫二弟恩義篤至奉直公卒哭踊骨立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兄介石君素簡重族人多事侵陵君揮泣禦侮積學理家兼修不廢丁酉鄉舉第一人戊戌登進士第巳亥守裕州時 天子大狩由

宂賊如荊襄比歲不熟諸務蝟集供應不易或有爲君畱行者君應之曰當官避難非忠也遂單騎之任不三日　駕且到左右皆未識面時起倉卒舉措實難君乃博選士著諳事者十餘人指授規畫事乃就緒比　駕旋益有備于時諸守令多被罪奪職君獨獲奬是歲秋　上命刑侍王公賑濟饑民咨君以救荒之策其所條陳悉付施行全活甚衆裕民多居郭外城市寥寥君請於兩臺徙鉅富者實之闢創井閘以通貿易民甚便之清慎勤敏歷三載如一日遷刑部員外郎百姓立碑祀去後思歲餘授郎中奉命讞

旬錄因公殫竭精力緣事求情奏可矜原者八百餘人皆得俞允自是聲望益重擢知開封府開封爲會城且孔道號爲難治君捼剔弊端立法畫一諸宗藩悉斂不敢肆政事卓異不可枚舉民有活包家之謠庚戌入覲荐上上時湖南苗寇不靖遂陟辰沅兵備副使道出開封裕州百姓爭持牛酒讙呼於道至不能行在楚未幾以北虜猖獗牧馬南向擇異才移鎮重地乃改授天津嚴隄防明紀律樹瘏瘝獄供用久之山右妖民肆毒蔓延河間大名之間廵臺下檄治之令甚亟君意驟動之玉石俱焚約執令者曰此地

皆我良民焉有妖賊速除捕治之令衆莫測陰呼謹審幹辦者授以方略賊以令弛謀解竟擒殺之地方以寧壬子選試武舉蓄糧飭兵爲諸道最臺臣交薦其賢癸丑中州羅師尚詔之亂移兵討平之夏轉河南參政汝南撫民招集逬亾賑貸饑寒不三月令肅化行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虜騎憑陵甚於諸鎮君首請糧餉給其食亟修墩堡衞其居時復簡閱作其敵愾官軍莫不戮力用命甲寅虜犯北路防禦有功晉右副都御史乙卯九月虜大舉入寇由西路奔懷來與賊對壘由是不得南下夜遣勇士

劫其營賊衆驚亂乃遁去隨乘勝斬獲甚多捷聞
天子嘉悅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各叅守等官厚斂
將賂左右君覺止之仍榜示諸路事載上谷日行實
鎮地方曠遠難以周知君乃編上谷須知上谷圖說
南山圖考地理險夷兵馬强弱糧儲多寡無不備載
邊事孔棘神力勞瘁初力疾事事久不能勝乞骸骨
家溫旨賜歸既乃漸愈日與諸弟妹奉母娛樂或拉
友攜榼登山臨水命酒賦詩意泊如也部使者至必
存問咸謝郄之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卒君賦
性沉毅體貌魁梧議論激發目烱烱燭人歷官所至

有聲奉直公蚤卒事母太宜人色養備至俸資所入即以與諸兄弟姊妹以及親識里閈之貧者介石舅赴春試館穀皆君預定不以嬰心其弟爲援例投仕者章服仍爲其子輸粟入監諸姪婚娶半出於君可謂篤行君子矣卒之日識與不識皆驚悼之年五十有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肅菴王公儀傳

葛守禮

中丞王公者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肅菴生儁朗不羣弱冠補弟子員正德丁卯舉鄉試嘉靖癸未進士除靈璧知縣徙嘉定選貴州道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未久罷以薦知撫州尋改蘇州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復陞山西布政司參政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謫陝西按察司肅州兵備副使轉布政司參政尋轉右僉都御史公再爲縣令二爲知府爲御史也按河南陝西凡歷兩省爲藩臬也

鎮蘇松守冀寧衛肅州凡歷三鎮爲巡撫也僉于甘肅副于宣府凡歷二鎮敭歷中外凡二十有幾年公爲人㵎達警敏沉密有大略自諸生時以諳人情世務旣仕于簿書兵獄折析毫髮審覈稱精吏奸無所宿條約有所施于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負峭直遇事飈發智巧所避者公毅然肩之人以是多嫉公然公亦以是取重于時始令靈壁歲大侵道殣相望民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即掊鎖棄倉實與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以全活甚衆奸民有窩盜者衆至千官府不敢問公廉得其素骫者明貸其

罪藉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督捕人卒至獲其主即火其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嘉定于南土為最劇公為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郡或有疑獄輒委公公立斷無留邑中稱平先是軍興有耗加量之三以為常公令民輸銀粟如額而止漕譁以為羸巳公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雜以粗秕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逋負飛詭悉議釐革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第徵拜御史按陝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請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黠公過之

如常出境即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時秦府人虐奪民田場利以筭王爲之寵守令以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斂戢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陽令皆甲科不檢公按之如法一道怖栗若家家有御史然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淩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于是口薦公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

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公蘇州公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淪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月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為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督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朞年化行訟簡治

平爲天下第一部使者撫臣相器重至倡以激其部他守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爲何如人也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很山公策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選將戰公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公曰可矣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脅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虜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謀

者誅知戒不敢犯頃之宣鎮缺巡撫廷議推公以僉都御史往公嘗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墜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時夏公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俘馘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巡撫仍故公耒兵嘗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之而虜把都兒等乘虚突入所過稍被剽掠公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公巡撫公雖罷而廷臣交口推公才皆云可屬邊事旋按陝

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為害公計徙之境外肅以寧吏亦大安邊將士由是益愛公無不願為公死者詔加俸一級又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即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軍為掠又何求虜命禽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為動翼日詣營鸞盛氣以待公曰 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為公保奸邪鸞忿密中公會御史助之論

公不宜責入衛軍時　上方倚注鸞遂逮公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藉權奸眞有見云公有吏治才舉措事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持既貴食不重肉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所歷履諸郡縣民皆思之飲食必尸祝公毋守令至輒相告語曰得毋如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治俱應法莫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今　天子即位厭子緘上言暴公之功于朝　上咨嗟悼之還公官

如制加優恤焉所以惠顧勞臣甚厚而公之功用是
益大彰顯所著有陝西河南奏議各若干卷上谷奏
議若干卷吳中田賦錄若干卷論曰余嘗慕近世名
卿而尚論其世蓋有慨于才節之難云夫當國家承
平日久上下恬玩斯其時不有弘才雅操之士徐起
而振理之治曷以濟嗚呼若公者可少哉今考往時
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籌邊策者亦既剴然切矣往往
格不行行矣旋廢獨公所施田賦兵戎救荒諸畧咸
著爲令行之年久亡能易者民至于今是賴斯不足
覘政耶乃其抑强藩抗貴幸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

爲及聞長老言公未第時豪閹谷大用者欲好于公公曰是亂國臣恨不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峻拒不見茲其人死生富貴足重之哉故君子謂公才與節合其素所積蓄也而卒不究其用悲夫然以視諸伈伈泯泯與世浮沉者又何若哉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濟軒唐公時英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立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為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 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

盡巳命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謗不避險艱暴於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爲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肥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冊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富無巧免貧不獨勞瀦蓄有則啓閉有期明年大旱果得水利隣縣所獲劣於平陽百姓以公爲神君焉乙未長戸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〻竟無異議通倉至今守其法再

委催税九江俾新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勵常目在之雖賓旅燕飲酬應紛然不以彼而妨此也共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　皇太子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己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爲公危而公始終擘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器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眞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眞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

有以鄧之眞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朝言於户𦕈傳於京居是官者率多爲飛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纖毫無爽訟無留獄案無滯牘賦去其私徭省其冗在任三年凡屬十萬神明之畈水鏡之頌兒童走卒莫不知之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覲二親擬上疏乞休二親不許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還貴州叅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布政癸丑遷陜西左布政歐歷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介潔端

莊坦夷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
之射方溯之占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
甲寅秋套虜烽警致壓西顧　上問冢宰須沉毅才
略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
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
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遁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
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
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論
其倦　上不允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

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足不出外戶耳不聞塵事滌
除機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
而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固已幽結於林中縣感於遐
心為日久矣至此則宦成名立陟彼高衢緬懷千載
託契孤遊以芬華為鴆毒等富貴如桎梏嘗曰諸葛
武侯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我何人斯而
不為古人也於是盡出所蓄周助貧乏無問遠近但
有所丐一切皆施又刊刻三教經書十餘種摹印數
千本流布四方脩建東山諸寺鑄造佛像廣設莊嚴
增各處常住田園以資僧行又置義庄於六凉之路

南堡以資養濟立義塾以宣仁孝　聖母勅善書以資化導作糴糶倉以平米價飯僧不可數計又遣人東至杭州戒壇北至峨眉伏牛凡作佛事之處莫不行施隆慶壬申余遘公於滇池公謂余曰雞足點蒼吾鄉之名山也夙昔夢寐今老矣不能往矣願爲我作一二功德乃以金帛及紙紵袈裟二箱見託余因辭不得因於雞足大頂重建銅瓦殿一院捌孫佛上待建大悲閣一所定西嶺開大路雲南驛前作橋堤餘錢以之飯僧袈裟徧施大衆圓滿之日修齋以識昔柳柳州與馮刺史同修永興寺之淨土院預結無

生之交門堂廊廡繪績像貌贈蓋幢幡極其嚴備又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俾觀者起信公與余今日之事蓋髣髴焉他日執手清都始知有生是夢也公自退藏以來潛心理性深以伐善施勞為恥家庭之間門生子弟在侍絕不談居官時事故一旦捐館勳勞事業無得而稱述焉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酒炙泊然獨處一樓不用僮僕以賜金製為供佛之器有夜偷兒入樓褰帳見公凝然端坐偷兒惶懼叩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即吾施捨仍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

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已施捨之願其解職大率類此公嘗裁定家祭儀文名宗族子弟五十人給祭衣巾履使立祠下陪獻萬曆乙亥春命子載且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爲祭槨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侵晨索紙書偈已命名姻戚門生咸至勉以忠孝大義須臾之曰入此門路多年今果得其受用生死關頭去來無住今日之午吾嘗逝矣乃沐浴更衣禁勿悲泣忽風雨晦冥雲捧一白龍升天衆皆仰瞻而公逝矣乙亥留偈之語一年之

前預知死期雖古之善知識不過也公生弘治乙未六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丙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銘曰生死去來日月盈虧耿光不磨於公見之初試百里堅貞如砥孤執有賴聲名大起入屬大農介潔敬恭司倉司鈔懋著嘉庸及佩郡印克懷以信誠誕盈庭卒白其訊更臬典藩南北其轅所至氣効聞望日尊關中開府條貫率古不作聰明居然封膚平其狴犴均其庾釜烽火不驚方叔名虎矢厥弓瑕不兵而武言者靡思謂公厭苦　帝曰碩膚乃還內補公志退藏竟歸鄉土嗷嗷待哺孰爲之主公塵

有粟餵孤是乳皤皤毰毸孰憐其寠公篋有衣耇老

昰恬西方聖人讃出尼父彼昏不知甘為聾瞽復姓

逯原孔釋所取不御羶腥物為吾與何能忍心刀砧

網呂鶴骨松身瓊瑤肺腑翛然謝世時日當午來彼

白龍上升玄圃得道之徵千人共覩遺蛻山藏我銘

不腐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溈陽周公墓志銘

徐階

曩予在經局日從東郭鄒子荊川唐子念菴羅子相與切磋於身心之學于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辱與予四人遊若溈陽周公其一也公爲人養深而守定視其貌薾然懦且怯及與之言誾誾侃侃乃漸發露至於臨事雖死生在前終不可屈奪蓋孔子所稱仁者之勇也當是時朋類莫不推公旹以爲公他日在廟堂必能爲國家定大議鎮雅俗使海內獲覩正人君子之作用庶幾以明講學者不盡爲空言公亦勇

自任毅然不撓人乃日覺其異自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左叅政遷福建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陝左使徊翔藩臬者十有二年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於內拜最遲得地又最遠士或爲公不平或爲公喜以爲忌公者終不能以其私廢輿論之公終當有以慰昔之所屬望者而公蒞鎮旬日遽遭外艱歸其廬四月以過毀得疾遽卒嗟乎其命也耶其抑有忌之於冥冥之中者耶公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六日卒嘉靖丙辰五月二十六日得壽僅五十無子以兄之子𤓰承後年十有二予往年讀太史公所

作伯夷傳心竊病其怨誹之甚於中道未爲合及今觀於世享富貴久長者其人率如彼而公於位於壽於子孫獨如此然則太史公之怨誹亦甚其情宜然也公卒後數月耀承具疏請䘏典格於例得賜祭一壇反葬費之半於是耀承以公遺言請予銘墓予固悲公者不得辭公長沙寧鄉人諱采字子亮潙陽其號舉嘉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再遷至吏科左給事中充會試同考試官遷禮科都給事中補外歷官所至交薦胡御史彥嘗疏于朝曰居然大雅卓爾不羣論者以爲知人曾祖添裕祖鎮以公

貢贈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父策領湖廣鄉薦知
貢縣有聲封文林郎中書舍人再封左布政使母唐
氏贈夫人

右副都御史玉華高公翀行狀　何遷

玉華先生高公名翀字允升德安安陸人也公起家經術仕至列卿振德樹庸有名　肅皇帝世三十五年乃退退居十一年年八十一乃終其先出唐南平忠武王後居江西吉水皈依里以名忠者爲始祖忠妻于峽江郎官山何氏乃居峽江生雲卿而道本而子輝而宗舜而孟轍孟轍生祖漢娶毛氏生父梧岡翁岐娶鄧氏公既貴贈祖父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鄧皆淑人居峽江世力稼穡至梧岡翁始知學醇愨自持橫經授徒于鄉亦不求仕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初誕鄧淑人夢旭日墮懷中爲童子雅不好弄垂髫能爲七言詩梧岡翁責之學不須提諭日開月益翁弟商于安陸將問之擇諸子孰可使者公請行時年十七以正德丙寅始至安陸乃公藻思質行早見季父益責之學安陸士人亦嚮之遂屬而家焉戊辰兄弟子員博涉刻思必發其蘊喜讀蔡虛齋書謂爲學不根理道而襲陳言是文奴也故其爲文攡擢腸腑嚱截而茹之當俛首入微時座人問難不知所對會意而起洤涌百出猝常屈其座人太守建業李公重貳守江陰王公瑞之見而異之曰高生抱奇負氣

如其文公故貧乃委已於學不苟取與家由是益貧
僦屋而居攻苦茹淡衣敝緼衣卽突烟不起不肯赴
人濟覦貴戚人若浼已貴戚人亦不敢以濟請李公
甞屬富人濟公不受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
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秩也乙榜則可乞
則不可予平生恥說乞字寧甘貧俟爾乙酉復北上
過遺金於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
介特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咸目之丙戌成
進士授四川犍爲令以才調直隸溧水已丑遭母喪
去職復遭父喪癸巳卒喪補直隸東鹿甲午名入爲

户部廣西司主事進員外郎陝西司郎中辛丑出補浙江右叅議尋改四川陟按察副使山西叅政雲南按察使貴州左布政使丙辰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庚申奉詔閑住癸亥有司上督木功詔令致仕丁卯隆慶改元詔進資善大夫公毅直光明心在舌端然蹈藉忠信動合古人不與俗侶爲事率出天性居常虗懷夷氣色恂恂下人臨事則義形於面勇往不回聞善言輒改容受如不可不能詭對人以侮至第一笑謝之不爲校乃世所競破圓斲樸追逐反覆公非故絕之亦其天性所不足也其爲政極虗

盡悉究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險不可幾濟衆皆巧避公輒引爲已任不反顧沮悔或謂公愚公笑曰予誠愚乎哉吾第見巧者以技徇身志不在公家爾人臣舍利鈍則志壹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於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罔公家也吾不知愚公令三邑進耆舊問民所疾苦舉罷之不務新條格以奪民便其要損刑薄斂離紛洗導滯塞納之和平而已婕環山而邑素畏旱公察其羸瘠明若白黑豫藉之以待勸賑不遺吏以奸錙衣官逮他官過席勢横索公面斥之將按其狀以鬧其人爲胥遯大中丞

浚川王公材公爲薦於朝乃調溧水瀕行值大旱觧裝而禱比雨公跽雩壇下濡及膝不起乃隣邑皆不雨犍獨大熟溧水故豪侈健訟公治其善爭者勢衣請謁不斥而寢之人以寧便東鹿多劇盗公捕刈震駴而勸其餘境鄰晉州滹沱决至晉爲涅槃滙先是大中丞周惠公康築堤二千餘丈復築柴城口一百餘里捍之歲久多圮公齋戒投詞於河大爲補塞之去民水禍公治三邑率踰年或半年輒去諸所實序多未究乃起念民隱不急名譽謀其私民皆信之比去民攀號至不得行在邑刻廉自奉不改寒素鄉

人過邑者對食脫粟飯公笑曰昔家食時安得有此
由捷過家貸而後治裝戶部役外倉非任久不授公
入部踰日大司徒儉菴梁公聞公名欲試之於是奏
監徐州倉公兢兢謹度支惟允梁公益賢之崇文門
榷稅忌勢而聰于奸諸僚皆戒不往復以公往稅無
漏計乃復監黃土倉御馬監倉守以中貴人公因事
擊竅取一切乃已居頃之出宣大治餉以益客兵
公責出納於主兵者第苗蕘而髮櫛之委積乃峙邊
臣禦虜有戰功詔賞銀幣 如邊臣有矯舉張通者入
城謀變乘發而覺公贊鎮撫壞其機收之 肅皇帝

南巡出帑金犒行兵屬公投承運庫中貴人欲加羨公引法拒之中貴人色沮不能出氣花馬池初設部司同事者畏險遠率先請免公毅然往不辭廣募鹽商鬻其值戒無耗取上疏請設通判往來理之儲由是大備花馬池接河套虜騎時至城下地不毛諸費皆遠受多不時給居者日皇皇談虜警公諭鄉耆重儒生教廕子講說忠孝大義多汲水及泉為池時操練借助聲勢以固其志在浙江治五路事一吏執民諸盜不得售侍御觀察者允公秉禮自請侍御銜之會入賀倉皇屬公行乃論撫毛珵誣之疏下朝士爭

然大宗伯陽峰張公少宰龍湖張公舉公棄僉事六冢宰百原熊公曰此古人也惡得污蠖處州宦公在諫垣日高叅省古貌古心吾測人益知之臺中新春馮公輩亦言公三操利柄不少染況入賀哉疏遂不行會當大察侍御嵯同列中論其事銓部不直兩侍御以法乃改四川朝士謂誣僅毛玷寧他足誣乎以是益重公四川以建昌爲邊境將士利征伐每以警動公弗端委臨之境內斬然肖州水失故道公塞之俾得田其淤虎載于澤多傷人公禱神懸賞獵之害遂息教場瀕水易没乃拓地崇飭之山西內外儲寄

在參省貲公緩急有序治黃冊老吏不敢弄法按察使職列外臺公挈持維綱鋤削荒穢治獄虛聽覓求民用不寬滇俗以食米釀酒致民艱食公下令市酤皆罷沅江土酋那鑑抗王師殺藩臣主議者移罪兵備憲臣及武臣十數掩之屬勘公不能徇由是逮者皆悉去黔國嫡孽爭襲勘久之莫能決會升臣銜命至公引昔人減郎事爲判升臣以爲然疏上報曰可官其嫡鎮臣嬖毒不得波流於民貴州荒遠來往者輕薄其地計資遷去政多循習不振公力責之剸決督厲以贊時憲貴故無儀率取輸于川湖貴參政督折

又不越二省以是積十餘年不輸儲猶日乏公議暨者以時往責其直輸帑遂不絀焉宣慰安萬銓素桀不奉指揮每造公不俟再呼至則開誠諭之萬銓素撤夷服服冠帶綴諸司後貴人謂公議威行於夷酋此贖兒爾藩署向明門獨西堪輿家說久不能奪公易而直之駭者亦不能奪乃諸法制以職不得專公每注視及爲巡撫撰抉避隱下百執事修直顯遂興學校誡土司清驛站墾荒田收流民立關屯保甲法成令修與夷張弛詔令採硃萬斤民苦之公購僅得什一乃上疏極言民危困狀　上允之貴以是不擾

會修三殿巨木皆徵于貴木出四川酉播窮山絕谷假路生苗浮溪澗乘漲乃出公祇役周歷其地冒瘴癘齊寒暑三歲乃竣諸苗故伺隙以逞時木政方亟官司無他餘力苗幸之相望而起公曰彼犬豕獨柰何欲窺吾力短長而為此乎昔議西南夷以服屬類從撫彼讐殺或迫於豢則然爾乃今大逆有叛狀倘以木政紬而撫之是貨之與平非撫也撫必不行宜撫其罪薄而弱者取其兇頑者殪之且叛苗不殪則木政不得通其利害在貴非昔平居比爾惟多擊便乃列撫勦議請 上命公便宜行從事時黑白羿黄

首亂公策此酋獨聯無知識乃吾民誘導者使然於
是俘其人警之二蠻懼乃刻識投質不戰而定苔於
苗故稱硬寨嘉靖初嘗再勦不一懲驟起兵獅子口
公使項副使廷吉督諸兵擊之苗據險設伏諸軍少
却公下車法趣疾攻之諸軍殊死鬭生得糾擒虎苗
數人追斬渰沒無算餘十數寨不拾一矢皆自輯乃
立石門於獅子口名關與寨曰歸化增兵一哨守遣
官諭避者爲令叛卒李昂者擁衆稱雄黠而首叛服
何爲重梗雲南貢道兩省患之公釋脇從離其黨使
間內應乃揚兵臨之昂鼓噪至我兵四合內外夾擊

昂乃成擒諸寨皆驚相告散去貴人謂昂禍本也戡百寨不如除一昂貴軍民雜居夷性易惑如昂者踞其地故多鼓煽公既滅昂乃立保甲法綏緝至稽久旅給產授糧耤以為兵貴人益賴之無何龍停白洗養鵝三寨攻土司急大黠王三稱亂數十年弗靖至是亦復猖獗公次第屬總兵石都督邦憲羅副使時霖隨所在追擊入破之於是圍苗百十寨震慴不敢動公治貴五年六征皆捷　上大嘉悅五捷各賞銀幣白洗養鵝之捷俘斬獨多廕一子入監伐木戡夷二者國之重務也當是時公任以一身左右維治之

乃鈞材鑱洞選徙于孰苗勢交發而幾危人將協協
馬假令民不可使威望材猷無以屈羣策豈能以朋
詞盛氣足理茲役哉世好言經變非多枝不能應敵
挾數役智往往取隆於時公長不見他技未嘗談古
兵法乃心策其然卒未有蓋左者及事定本不缺折
兵鮮敗北上下晏然不見叢杳騷屑以爲民憂公註
意措手豈不獨異指哉夫直性無飾若愚不以利鈍
白枉則貞明必照與化周流古昔大臣所以昭[illegible]
跡用此道也公嘗言志力不分斯直體固在我以處
開斂四出精神所鼓舞聲氣所嘘號莫不剖心以受

顧色所鄉成功緜之視世所巧者趨近利而偷適謀公固吐之惡能與公比尺絜寸哉公經營外內明著忠盡乃山陝貴竹勞在邊陲此尤奕然顯者然出入險阻皆巧者所必避而公之治業於是乎在益其懸有以致之此固有所長非苟而已以是觀公賢於人遠矣公負含深長思以訏謨轄治花馬池邊垣不治公謂定邊營接舊安邊營約三百里地皆可垣土堅厓峻者其力易惟浮沙飛走處鑿抵原土運客土築之爲力稍難然亦不盈百里拓此則東西千餘里戰守有據河套可議復矣大中丞松石劉公是之上其

議於朝邛州近番綴且邛未裹山河宜建府治控制屬邑屹然巨鎮形重而體嚴番蠻當賓服不事戰伐雨臺下諸司議未報四川播州與貴之思石接壤而思石屯田賦稅所以食貴者皆在播其土司亦皆隸貴與省分紀故難治思石兵備故有勅兼播而四川撫按之專隸川東公以為逋賦匿盜將益甚有警則去蜀遠機宜不時及而貴之門庭先受之然猶得滋蔓亦非所以為蜀計以播合貴上也或令兵備專治思南仍兼制亦不失中策夫天下一家也在番勢求治爾言彼我惑矣復謂貴設宣慰司夷性初服則然

爾令政治體一而省會獨無府非所以正體統與事功也從近府於此乃便公請議或行或不行或其後卒行之策世者謂公知大計公事親盡孝乃中歲弃走迎養送死皆不逮及膺膴仕對禄食鳴咽不能下公既還安陸曰以峽江墓廬爲深念命諸子俻展省往時年七十六或以爲言公曰吾雖老固人子爾寧忘吾親哉乃戒與去至則焚黄承哀舉合食禮祀先祖取所受賜金葺諸墳治祭田責諸從子供祀贍族貧踰時乃返愛其弟不異自愛分俸贍其家撫諸從子如諸子乃訓諸子顧反嚴不事呵譴已辭不少借

時命之日行已卒本心自合理智有所不逮人將信之有意爲善善是而意非豈能信人又曰樸儉二字吾平生自信處汝輩無改父道公于貨利嶄然無緇殉乃俸餘悉以贍族子旁及周親從叔絕立其後鄉之貧無居者不能嫁娶斂葬者代爲之族子大繁人人鄉毋令失所自奉儉齋與家人同食飲聲色綺麗不在左右喜讀書尤喜爲詩興至天趣逸出踔厲風發皆唐聲然不留稿友人或誦之公笑曰予忘之矣爲文故根理道比入仕草疏揮灑慷慨激烈如長江大河不事結構文采蔚然執體要切事情讀者動志

所著有奏疏集玉華詩文稿歸與稿藏于家在建昌
會府魏了翁集刻之以傳推引進後舉所詣極投之
不相悦不止請學者皆成名揵為趙公正學霸州孟
公廷相兩叅省最德公者公歸無他事事晨起焚香
仰宸頓首祝坐一室中攤書把玩訓子孫不輟平生
不爲人干請坐是干請亦無造門者暇拉二三耆舊
遊山水間詠歌自適治藏于郡西横山清水間每命
車往年八十挐舟上金泉訪故讀書處抵石灘徜徉
而返踰年乃戒遊然容與戶庭神志不少亂入夏多
偃臥呼子孫言曰吾少也貧稍自振致身卿佐今老

而傳爾等誦詩書且代祿蒙 被寵靈不大遲哉印罷
去復荷 明聖命致仕俾以進退自完犬馬愚忠見
明清朝吾九死無能報國厚恩愧平生矣乃若此身
如漚生滅吾蹈險阻時已置之復何言自是不下榻
飾巾待期又時時命諸子咏杜句間吐聲和之翛然
如平居屬纊之夜呼子孫目之無他一言猶撚髯合
笑手加額若祝頌然瞑目正容而逝生弘治庚戌四
月七日終隆慶庚午六月十一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如斗傳　京學志

公諱如斗字允文浙江餘姚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名入爲江西道御史首論崇節儉革奢靡數事尋命按湖廣清戎釐念沿襲詭影之弊難於湔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蠹垢民不擾而戎伍清甲寅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寇歲且大侵公亟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撫大計責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懽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青陽石湖要門平望寶山木櫝分湖之捷賊爲奪氣而兵燹之餘民心嗷嗷公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

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爲裁減而遠近稍稍帖席矣滿歲吳民懼失公相率扣閽請留疏七上乃得允公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鎮濵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鄉民避者以萬計撫院令杜門毋納公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時與人給糜與藥衆賴以安賊屯梔花港調永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筭仍會浙省兵夾攻之大捷于沈庄而徐海麻葉陳東之衆始蕩平焉公按吳三年前後奏有監軍紀功兌運諸

勑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視師趙文華徵
公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已丙辰改督
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托絕無所狥
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揚薄城下或請
避之別都公曰　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職不
任兵辭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己未晉
大理右寺丞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四
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即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遴士若時訓練織造需徵並疏停免築丹陽溧縣石
埭三城乙丑四月倭復犯三沙公分布督戰累以捷

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衢礦賊竊發壞接婺源公曰婺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猝至公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公先見云抵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撿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為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民方矯首跂足待而公以疾終矣惜哉公體貌魁梧外若嚴峻而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於人不求備不蓄怨不忌長不談短人以四難稱之他如恤宗族創義學築湖閘修下垻建慶源永思二橋及以蘇松餘條置公田給督府以減民徵其為利溥矣所予有生

祠有去思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歿則環哭而祠祀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 壬戌進士亦任御史有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鵬墓表　殷士儋

公諱鵬字汝南別號雙渠家世冀州棗强縣人始祖澄澄生溫溫生福福生從善邑庠生從善生澤世隱德弗耀澤配賀氏生公以公貴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賀封孺人公生而穎異總丱補邑庠諸生試輒爲諸生冠嘉靖丙午丁未聯捷科第仕江陰令廉明方正事如素練平徭薄稅節冗賑乏摘奸宄以遂良闢書院以督課士民迄今頌之邑濱江土城不仞盜繁亘戢公至悉望風喙遁復增築甃易以磚石財力殆數萬計而民不告勞費于于海倭抵城下恃

以無恐比奏最名拜御史歷諸煩劇率著風裁癸丑出按宣大二鎮酌時宜條邊務不下百六十餘疏陳宗室饒陽王克𤇆通夷稔惡承奉劉憤助虐憑陵並桀悍難制公奏訊干辟宗藩肅然乙卯按山東刷卷起頹飭條貞度余聞諸父老言數十年來所聞視學登清而安靜者如公指不多屈訓士崇古誼論文黜浮靡是秋監鄉試所取皆一時名士號得人丁巳閱京營汰老疲練什伍增軍丁糧戎務大振戊午冬會計羣吏公掌河南道秉虔持平甄別明當人莫敢干以私己未春監禮部會試檢防嚴密發士之懷挾者

寘諸法夙弊頓息庚申奉命晉都理積牘辛酉晉貳司卿考牧政隨事靖共罔不底績壬戌亭夏巡撫缺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二渠夏人引以溉田歲久堙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險無虞歲横城馬頭虜出没隘口舊無亭障公歎曰弛防任寇至非計也築墻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伐虜謀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圮白公増葺守用無虞秋套虜窺山後入犯清水營一帶及興武花馬池之役公前後指授方略俘獲甚多然不自尚其功盡以歸將卒人咸效死力且䘏商販而人樂輸

粟禁侵牟而軍得安業西夏依公爲長城云甲子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公書
奏邊事遂攖疾乞歸竟以不起時嘉靖乙丑三月三
日也距生嘉靖壬午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四公體
貌魁梧丰神爽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
文孝友婣睦之行素孚于里閭至其經濟韞蓄尤爲
時所推重乃虛倚毗而竟爾齎志嗚呼傷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抑菴陳公洪謨墓志銘

余有丁

都御史陳公以辛巳十月七日卒於家　上俞其子中書舍人禹謨請命大宗伯予祭大司空治葬事公諱洪謨字元卿自號抑菴其先系出閩中遠祖漸仕宋爲雅州節度推官以諸父並居崇執從家汴其從臨安則學士簡齋公始曾祖俊祖琥父爲悅清公景祥生子二長洪範官按察副使次即公悅清公以公昜弟貴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母黃累封太恭人公方娠悅清公夢觀蘇學士遂舉公甫六月

孫孤太恭人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而公志儒弗願也太恭人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文成公觀師功成退耕江介遂然適也自是願慕若神庚子舉於鄉明年同長公舉進士長公授工部都水司公授刑部廣西司俱主事丙午慮囚江北俱報可丁未遷雲南司員外郎尋遷廣東司郎中兩觀司篆善愛書諸所按獄皆手出吏覩其文辭無不讋且服者司冦遂倚以書獄滿六載考出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横公一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厚文學謙[illegible]歲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衆誣王　上怒

甚遣親信大臣就訊公爲白其狀衆危公公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　上有赦說開戕骨肉名獄上止錮王終身趙將軍厚傍盜劫人屠姦人女死公論殺其黨趙宗爲安郡儀公爲發粟貸民所全活甚衆尤注情校士典壬子試稱得人當路借以爲重云明年入覲以治郡高等稱尋擢江西按察副使郡民遮留不能得爲肖像祠焉而公當備兵九江多盜區傷敗王旅公至勑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稱雄鎮巳乙卯罹太恭人憂毀瘠甚服除赴京朝輸

以潯陽士民思補前秩兼轄楚蘄黃至則益修昔日之政有二囚抵死公得其冤以白去未白至是請臺使者從末減庚申陞左參政山西蒞冀南檢防偵皆一人又捕白蓮教諸賊蒙特賜綵金幣伊王恣横不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　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公聞命即來邀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皆當肯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長楚臬楚故劇藩而公以疆明割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被逮

公一訊即伏乃斥其墨敗者寬其中微文者皆北遷去寬令以數百金伺道上公大怒吾豈以金故緩若邪若奈何不自礪而以私瀆我令慙去壬戌春擢右布政四川踰年轉左時起三殿工蜀困釆木之役公一意拊循視前使有加民康焉是秋調林院事拔士居多乙丑入覲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下車即條上利弊若雲貴互選及裁驛傳增遞卒之法詔報可貴竹長官多侵民而民豪者亦逋苗公令還于民地而又時出奇策除其豪酷施州酋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公撫

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險高阻隘發礮石傷毒
矢以拒義師公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發其爲機
以發石者直抵砦門斬酋數十人呼聲震天地擒斬
賊以千計破洞寨百餘賊勢窘因投湖北軍降公方
課馳露布已乃聞二省先入疏爭功公具言楚蜀界
勢蘖劉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公有大盜楊珂
爲蜀楚粵患歲久愈熾公計吾不蚤滅此是遺不可
爲之疾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公
聞貴州命時長公前卒感慟連日夜又畏簡書遂得
病至是上書乞骸骨歸再疏得請未卽途忽鎮遠卬

水諸苗叛公亟誓師往討平之丁卯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公惟閉門養痾絕交謁間一赴鄉飲之禮四壁圖書蕭然其宦轍所至必覓名勝於世味泊如也塋旁葺一室扁日補思懸父母像其中拜奠如生撫孤姪如已子養寡姊如母尤惓惓以勗子爲念禹謨旣成進士會戊寅覃恩得進公階通議大夫公手加額曰老臣分塡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一清忠遺子耳公美髯夷度飲人以和性篤厚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者有應之不怠詩文不爲名高觸興輒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

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講義文評詩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林公潤傳

徐觀瀾

林潤字若雨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嘗以勾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爲畫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爲之刻石紀功且尸祝之後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分宜相嚴嵩子世蕃置酒爲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好持謗謗者吾頭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且復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首論淮陰人祭酒沈坤大較云坤以非法支解人甚衆縱妻父持壘

剩坐受賈人金無算又以行營葬地謀敵其旁數十里輒斷亂人墳墓　天子薄責祭酒置之理次諭豈城人副都御史鄢懋卿懋卿相嵩最近幸門士也居頃都堂例無外遣忽有詔下懋卿權理鹽政于泰晉吳楚間世蕃度是役可得累巨萬適私劫之曰歸必以十萬爲謁後懋卿所至掊括非獨急營橐中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耳既卒事大司農省権金無能佐縣官備邊半歲而道路罷供億費且億計澗悉以其狀聞而懋卿家相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楧惑術人田生言欲廣拓府第闢地脉以當王氣疏請修治

先遣人賂相嵩諂可之潤具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
數萬通神陰扶默助之何楧竟奪爵後復特世藩羅
龍文大逆狀上之龍文貫人子以善浮水嘗受總制
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桐鄉圍能文宗
憲汪直皆新安人也宗憲因奏記相嵩以龍文附入
門客除中書舍人　世廟四十一年用御史鄒應龍
言戍世蕃于雷州龍文于潯州二豎出長安門即以
力脅監謫者縱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袁州私候世
蕃且陰與計事會潤按視上江留檄徽州府推官栗
祁微伺其跡得其往返狀其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

文二兒狂詩罪當殊死　陛下赦之戍于南海過相
約坐里中爲大俠不道而能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
挈手辟左右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致京師考
掠疏入　天子赫然怒輒下潤捕之潤分遣吏卒而
自以身馳下九江府世蕃兒紹庭官錦衣衛聞疏下
遣家奴走報世蕃始乘快騎赴戍所後能文客遊梧
州梧州守聞詔直於謁舍內收之而世蕃到戍才二
日即詗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
僭逼無上招致亡賴亡命大擕集江上疑有非常乞
磔之市以銷禍萌籍其貲以助邊　天子可之世蕃

既伏誅於是籍貲約二百萬龍文二十萬絡庭探知
復遣人馳報相嵩亟呼諸家奴竝名諸所往來客恣
其盜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寶玉無恙而金之耗損巳
什三矣後負責無以塞詒吉其家始上書逮其姻屬
於是迺窮治黨與各以償金罰戍無得脫若矣事竣
擢南京通政司叅議累陞至都御史大夫開府姑蘇
其在姑蘇也首訪民疾苦爲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
怛具載疏稿中而潤於捕罪人時往來江上巳被疾
抵吳猶彊視事尋卒於官先是吾郡城陷其次年潤
以展謁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帑金復學官並子

諸書生金郡人德入骨髓後潤爲其母黃壽郡人爭持牛酒入賀者千餘人既旅櫬返次江橋江橋背城四十里所至各爲位遮道祭哭凡三日入城之旦士大夫策素車白馬爭迎之郊而持幡酹酒繇哭権觀者至不得行居頃之諸書生復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會御史蒙詔行部至請祀潤于學宮之西偏御史廉問諸書生言是如其請方潤請𨟠租時會御史李邦珍疏先後至　天子覽林疏下司農卿博議司農卿持兩日不能決已而李疏下遂條議如兩御史言　天子改容並納李山東肥城人後爲御史大夫

令以疾在告潤所著有顧治疏稿蘇州守蔡國熙亰
刻于吳中
論曰予爲南尚書郎時會中丞以直指使繼入交善
其坐上觸目事中丞自爲言如此于耳而危之假令
當日逆計其異時禍及已於首論淮陰輒誣爲謗語
下司隸繫責之事去矣廼遂其直聲殷起絕不省其
能鉗之市天道好還不可誣也不可誣也

副都御史熊公桴傳　　郡志

熊桴字元乘其先晉陽人徙武昌嘉靖庚戌進士守太倉勸農興學禁吏民爲奸郡大治癸丑島夷入寇薄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適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桴城守甚力凡攻五日夜城得不破御史劾桴不能斬敵當論罷太倉父老走闕下上書訟寃桴得無罷尋克爲事官署太倉明年寇復至桴以舟師逆擊斬首數百功上陞蘇州同知晉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蘇松島寇橫行江淮間會河朔荆楚官軍擊之一戰大捷事聞賜白金文

綺金山軍亂松江閉門拒之檄下令開城門檄軍還衛閭乃解遣通判往餉軍執之檄單車走金山名諸將吏詰之誅其首惡事遂平在吳十二年從將吏誅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川沙柘林吳松江五城開楊林尾浦虹江白茆四渠增補田賦二千二百有奇陞雲南參政會女官素儀爲亂幕府不能擒服檄以冠帶予之令攝郡遂降尋遷陝西按察使故御史論者從大計吏中之左遷山東參政會通河決鑿渠菜堤壩導三河水亡害以功進秩二品轉浙江右布政海寇冒一本反擢僉都御

史巡撫廣東馳至南雄一本解圍去因條上平寇四策乞倘金五萬皆得請掛循士民戒守令勿擾行保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貸罷久逋魚鹽課區畫周悉乃與師平嶺西新會藤洞諸賊斬首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走之入閩疏置二縣報可仍檄安南夷備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掠馬耳澳牛田洋則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有奇一本誘日本稗王丘古所寇惠州賊將把總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元攻城急檄縱火擊之雲翔走遂行反間丘古所得雲翔等誅之獲古所平其黨斬首一千二百有奇

一本驕號中議且勿擊將親督諸將進攻斬首虜三千焚溺三萬許一本伏誅將卒千軍　上以平寇功進副都御史贈兵部侍郎賜葬祭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交川湯公賓表

表　張佳胤

公與余同舉進士公既致卽撫事歸老南皮而余領薊鎮總督節則南皮在境內得脩有司羔鴈之禮而訊公體中無恙無何有司以計來報余爲文奠之及余名還本兵其子諸生性魯者緘幣手一編乃馬柱史所列公狀以表請夫表之爲義標也標其行而暨諸石使過者式焉則余奈何泯公之行而不式於人耶遂不可辭按狀公諱賓字維寅交川其號也上世爲楚齊安人有遠祖徙順義永樂間祖慶曾祖福

春者始卜南皮而家焉福春生澄澄生某太學生初
封戶部主事再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於
劉封太恭人是爲公父母太恭人孕公時中憲公夢
一少年冕笏入戶公遂生中憲公通星家學知公大
貴公自幼穎敏殊凡兒書口授輒成誦屬對應聲而
荅皆奇麗驚人五歲時忽向中憲公前朗誦大學康
誥章意若有風人益奇之已而中憲公授吳江丞公
時可八歲隨侍行道里二千而遥中所經行山川郡
邑水陸交際下極娓瑣一一能舉其詳後治舉子業
有名爲博士弟子每試必高等嘉靖庚子舉順天鄉

試至庚戌成進士劉太恭人病篤公侍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而太恭人竟霍然已人以為孝感云初授安福知縣公清己愛民劑量里甲其他平反疑獄保障流逋諸政事原本經術於是安成之士相與交重公越三年癸丑轉戶部主事初権崇文門稅再巡通州草場三轉邊鎮糧餉四督淮安倉政所至以勤廉著聲尋轉員外郎中知萊州府事可一歲而持太恭人服服闋補常州府常州為東吳劇郡巨室大猾陰持官府善繫賊事弊竇萬端公明以察之寬以劑之庶幾有德禮君

子之風竟用治行高第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蘇
松蓋吳人不能一日去公也時當島夷兵燹之際公
外捍海哳內安黎庶其時開府大吏不問人情徑裁
兵餉沿海無賴偶語市中謀鼓譟地方洶洶大吏閉
之倉皇無措公立召幕下開誠告戒許以括帑金爲
餉而諸黨叩頭散去是年挑七府塘百里白茅河百
二十里度地程工胼胝爲勞而公心獨苦先是中憲
公丞吳江時曾濬白茅工未竟而公卒成之人羨公
父子有德於吳如此庚午轉河南按察使便道省中
憲公上九十壽鄉里以爲榮辛未轉湖廣右布政使

無何再晉左癸酉會鄖陽撫治都御史缺廷推公以右副都御史往公領節抵鎮議察山寇招撫流移軍政修明地方寧謐四郡頌聲萬口如一而中憲公卒於家矣公扶服代歸幾不欲生至乙亥京職大察公中讒言得旨致仕公旣襄大事橐裝如洗日惟課農教子凡大夫有司之干旄竝皆謝絕暇或舉一二耆宿觴菜濁醪共話桑麻有司歲舉鄉飲一與不復再而公儀貌修偉內無城府與物甚和而介然之守萬夫難奪公其吾楊之賢乎公生於正德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年七十二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大順墓志銘

陶望齡氏

予初隷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為詞林先輩文僖心精體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為館閣表儀而其兄中丞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局博大過於弟人謂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十相而沒中丞壽考號奇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矣或無其位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陞

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為材共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三司遷為郎中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牘下上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事倚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人一切持不用始時交臧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毫復用稱欵干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為吏部侍郎兄弟並當樞機奬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為得人門庭肅清外無媿閒而性俱周密退食冲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名淳與公同科進士擢為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名宜復爲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為盛事為職方再以邊功賜金進俸一級

久次當遷列卿屬文信公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殁於
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逵鄰壓再改
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
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
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狭滿之
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
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
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與者凡九人北士譁
於朝公與八人者皆歸充本縣廪生又十六年戊午
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寶丞成乙丑進士尚寶

丞没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為左都御史廷中號者年公知名既早徘徊落司閒朝士不知有謂已篤老故口語稍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耳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決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亾人曾光何心隱皆罔係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為二人收以詣公曰光額瘢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瘢矣釋而遣之楚之鄖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司名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冤至

東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奏　詔當奈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嶺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於長曰盜者二三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即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決囚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匭箋內筒中密而探之所探箋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

去官民嘗謠頌之居楚日道出江行遇盜剽其囊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關藩莞錢穀之任最久尤謹嫌疑毋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用清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裁鑒日所器賞無弗驗者予友南充陳閣學㝉時從其父文端公請業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郎公輔器也明

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理當靜篤時或內觀腑臟晝徹星辰嘗慕白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閒適詩日詠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當與同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旁在前漢時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鄂城陶家坊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諧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樾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操度人

稱長者仕爲鴻臚主簿公其長子孜即文僖公大臨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秩滿復贈如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江李公采菲

墓志銘　　余繼登

大中丞臨江李公卒之明年其子重光輩以公弟西江公所爲狀詣予言先大夫仕宦幾三十年其治行在人耳目卒以微文詿吏議至不得徼卹典爲地下光惟先生志而銘之先大夫死且不朽予辱交公兄弟不敢辭公諱采菲字君采别號臨江其先江西新喻人永樂中有戍瀋陽中屯衛者遂家于河間高郵榮榮生瓊瓊生平定知州銳瓊銳俱以公伯父叅戎公貴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瓊配張銳配高董俱

淑人銳兩子長卽恭戎公某次涵卽公父也公生而
警敏十歲能屬文總角爲弟子員明年廩于庠嘉靖
辛酉舉鄉試第八人與其祖銳先後辛酉同名第又
同人咸異之乙丑成進士授行人丙寅冊封德藩隆
慶丁卯齋　莊皇帝卽位詔于留都江右及廣之東
西戊辰　今上爲太子復齋詔于畿之南山之西車
轍幾半天下于餽遺無所受事竣丁內艱庚午服闋
選四川道監察御史辛未淸戎關中萬曆甲戌巡按
西粵所至俱以風裁稱而在粵尤表節義興學校不
獨用成嚴也丁丑掌河南道大計外吏汰斥惟精旣

乃陞陝西副使分巡河西河西地隣虜公所爲安邊固圉計者甚備戊寅陞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整飭寧武兵備踰年以外艱歸公之行也兩地人皆遮道泣留其得人如此壬午起甘肅行太僕寺卿未幾陞山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冀南道越四日改冀北時和虜久疆事刓敝公爲積芻餉簡卒乘常若有意外緩急之虞者從容恬愉邊境無事屢荷金幣之賜乙酉以積勞陞按察使視事如故丙戌陞本省右布政使戊子晉左布政使己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公在晉久于閭閻疾苦長吏賢不肖邊關隘塞夷

情向背如燭照數計故諸所措注無弗當機宜協輿
情者先是礦徒張守清聚衆豪里中公恐其久而猶
悍也編其衆而什伍之會大璫祀五臺者有所要求
于張意弗饜歸爲　上言守清作奸狀　上聞以詰
輔臣閣者因劾公縱寇殃民詔公歸公歸而代者捕
守清于獄討之無事實竟死獄中又二年行邊者復
言公撫晉時曾以公帑充私遺坐是落公職夫撫臣
握兵柄力可以制驕虜顧難一礦徒哉第撫臣以撫
爲職者也業已撫之而復殲之此喜事之臣公不爲
也至于以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爲公罪則其罪益薄

矣甚事有所不可已而罪有所欲加勢有所必至而
詭無所與分公亦安之而已公家居日惟教耕政讀
一觴一詠以自適若初未嘗顯仕者又數載而卒是
乙未八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嘉靖癸未三月二十八
日得年六十有三

贈兵部尚書江西巡撫侍郎夏公良心褒德祠碑

郭子章

明主之馭賢臣勞臣也生則華之蒿之篚之筥之設九錫之網待繁紡之魚崇爵厚祿而為之官沒則社之稷之尸之祝之銘於太常詔於司勳祭於大烝辨六號九祭而為之祠祠以酬功亦以報庸宣告後人無忝於位此祠之意也下曰郡邑有司上而藩臬監司又上而撫按兩臺位益尊膺窮部之社稷之如部要望霄漢非有江海之潤惡能冷淪而使之慕明主九重萬里撫臣即勤而戴星廉而飲水地相縣矣不

幸死相捐矣非有日月之明惡能下照而使之暢故
自有豫章以來建牙樞旄之臣得祠于朝者二在唐
則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政蹟
語宰相周墀墀上功狀宣宗命杜牧之為文刻功于
碑我明正德之季逆濠叛巡撫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許忠節公死之濠誅御史唐公龍請祠于朝 世
皇帝詔立祠賜額曰旌忠大學士謝文正公記上下
十年惟二祠並峙亦董董矣萬曆三十二年巡撫江
西大司馬夏公以疾卒于官按臣徐公元正請卿大
宗伯履夏某清白忠誠光明正大不以官職之內外

崇卑二其操守不以仕路之升沈進退役其精神歷官三十餘載不染一塵不枉一字撫循江表風節益勵吏畏民懷中使愉其清和真有古名臣風請加祭贈謚建祠并乞祠額有旨夏良心贈兵部尚書與祭葬仍加祭一壇祠名褒德謚許類題恭合武陽桂忠而三之眞異數云祠始于某年某月落于某年某月公子姓自廣德來祭而麗牲石未有辭是時同耕兒弟落落如晨星新建熊京兆習之聞于撫臺王公揆臺韓公王公謂須見泰和郭司馬豫章書作夏公傳甚夥無若屬郭司馬京兆始以書來相屬章惡敢辭

子與公同籍同官吳越久比爲藩司長公得豫章子得閩壤地相錯子請益公曰子有三速速收速給執速放且曰何以易我子曰子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下倣公三速治閩公乃以子六字兼治豫章于是豫章列郡有哭來歌往之謠老胥有遇夏栽秋之懺戊戌入覲握手道故泣而別公以覲餘貲四百金發前南昌豫章人愛公如父　上乃留公撫豫章以播亂今章撫黔公書來慰曰子勤王事無內顧若翁在堂吾翁在堂也公撫豫章輕車熟路晝不操燭日有餘力是時二璫澗南浦星子間公制之無令措其爪牙

十三郡議征課十有五萬公爭之朝不得請留其半以贍南州旨報可而歲所輸之半率諸司無名錢毫毛不出民家沿江千里坦若中衢大小無迷廣信鉛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鄧茂七藪向奉旨封禁璫誤信爲礦疏請必開公謂是役也害叵測面非可口舌爭乃繪山箐險脊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復授意郡守俟璫勘時理諭勢禁璫遂意折疏上乃爲報罷并罷秦和武山石膏役巳復置義倉貯穀二萬石置義田一百七十餘畝備賑後值歲大侵有司取以共正賦他若嚴保甲申鐵禁汰冗兵減冗從懲

得宗所為地方計不遺餘力比六載考績奉旨夏良心積有年勞地方寧謐者陞兵部右侍郎巡撫逾年以勞瘁病病日授遺疏卷卷以稅使未撤佚賢未起為言有古大臣尸諫風無幾何卒卒之日橡章人環聚而哭之又無幾何鄉首下橡章人又環聚而祠之賜名褒德良有以夫人亦有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然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使無是德建者拔抱者脫上何以塵有赫之褒下何以繫不忘之祀哉公德弼橡章眞可云善建善抱矣或謂橡章十二

祠旌忠無辜武陽見厄於元和後始顯於大中孰知褒德甫畢命而湛恩渥也則　上之知公深也然歷忠之胤四列上卿武陽之子宙相宣宗為唐名臣則天所以酬賢臣勞臣者厚也公子孫秀且蕃予知其未艾矣章不文上瀆杜謝敬掇拾司馬遺跡而鐫之

按公名良心字宗尊直隸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汝濟墓志銘

袁宗道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屏聞里叟與塾師閒談及司進士時傅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閈爭艷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爲庶吉士始得見公修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覿公面日月幾何已爲陳迹年光石火良可歎也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本姓改諱汝濟字澤民傅野其別號也世爲山東汶上人自

五世祖浩禮實開河里浩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林生公爲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鍵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携歸子之公以是爲吾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補工經藝十七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一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黃髮臨川故號衝疲公筮仕此地游刃恢然俾浚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提獎矜裾摩撫饑寠蓁畝盡闢畜數一 清屬賦法刷新四境疑駭不數月閒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剡庚午

覩畢選里遺羅孺人憂公時巳爾內名矣迨彭周齡
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稚稱瑣闥霜臺之選而年
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爲江陵張
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事大司馬
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閱四司章
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
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
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淸通雅望題才所
急藻鏡之寄安所避之巳卯謝文選未決會公再以
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驗封郎中甲

申春予告休沐乙酉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文
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祇慎疏忠拔滯汰
冗懲貪杜苴之逕遂絕請謁之蹊不務又能察器鑒
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敘惟宜除目一下選人懽
然相賀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寅晉光祿
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供荷俞旨六月晉太常卿疏
請冊立東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初至倭報踈傳
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飭將才又稽寺租清
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餽遺無名之費諸所節省

盡充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饒兵曹題允撫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航天津相距萬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塡鯨穴而以將士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值匠作往使頑入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食祿多年值此艱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報日也方將發舒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力辨求去得旨回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蹤跡始末甚明言者豈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曰者指據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干雲高者捎雲下者

佛歸寒山寺清耳漁隊夜覆席得老是中豈不稀倍中丞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杜門息交適意林木寄興毫素以薜蘿為袵席指鷗鷺為友朋升沉若衆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雲林之樂而稚未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簀之日公絕無他語惟取筆書十許言有開府非早五十非夭之句可謂達生觀幻翛然去來者矣公長郎中受月泉養育恩深難痛念汝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疏得徼恩封月泉公為主事贈丹灘為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殁公弄入為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

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舟把臂欷歔爲留匝月起巳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劬勞未報爲言公大慟臨身不忘孺慕有足悲者公生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其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對客揮麈聽者忘倦所遺有天官郎草鎮閩疏抄北遊等稿袁宗道曰公爲太常時常與同里一釋衲談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稱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愧不敢當又憶同邸公會公謂

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頌君說法開我蓬心媿余當時酬荅疎莽不能秋毫有所助發而公皈向般若訊及少者懃至若斯可謂賢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亦歸臥田間雙魚絕斷不知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侘傺似非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曰公生于汝長于荊宦起于臨終于閩其外譽歛其衷莫醇生歷華要沒享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所釣遊公魄來休樂哉茲丘

雲南巡撫中丞薛公夢雷傳　董應舉

雲南巡撫大中丞鳴宇薛公在萬曆初由江山令徵入爲御史出爲廣東僉事參議兵備副使補淮揚又補浙江水利道以參政轄浙西三郡轉雲南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徧歷藩臬幾四十年而後至中丞吾郡之敭歷久積功多而收效晚者無如公公之撫雲南也以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又爭言薛公冤公嘗爲舊撫取印時徑走北賊守賊

矣舊撫堅欲得印以紓禍案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
夫及同事皆勸公爲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於舊撫
也今奈何以及公御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
非其辜於是公事大白朝議方圍用公而公卒矣嗚
呼何公之不幸也公爲人强毅易直剛練物情有蒞
慮能斷嘗與民利至法理所不可雖勢要不少屈曲
屢剸虎牙不憚也其在江山清賦息訟察奸入秋毫
未期月聲績出兩浙上守韓大重之手言於直指欲
輟已薦以薦公家有估貫人力奪民丘壠者公法之
其權能使直指宛轉爲言公一不聽其爲御史以不

捺何失江陵權協院工篆拆之以足出僉粤憲備兵瓊崖海上轉參議副使破斗大泥賊獠賊海賊蘇觀陞葉宗權等以其間築廉州城三受賜金巨瑞裝誠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指爲之吐舌督撫某欲得夜光賂權貴人示意於公不能得則賄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其在浙瑠球貢船失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謀以賊兵備某者欲借爲功議殺矣而匿一善奕校章於署中公道出過俘訊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船也奔白制臺取校

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檄公擒之公不爲動其後范董諸大姓爲人所特當事者欲究竟之公以爲太遽及范祭酒死直指邑令皆被逮諸大姓乘之交爲惡語下石無人敢爲白者賴公入都力雪得從末減公初不阿當事意爲東滋者也公於吏事精絕嘗一日綰十一篆從容決遣沛然若有餘又築海寧堤四千丈節省萬金受帑金之賜又能獨斷司天月食之誤同事皆心服而公固戢戢不立崖嶄色平氣和而事事以必當中丞劉公元霖大以爲賢會礦使出金華人情洶洶欲亂劉以非公不能輯特疏加公參政彈

歷其地浙西三郡逖賴以無事其在雲南稅璫榮假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之法一掾奴白璫掾大有藏金可籍也公名詰之知奴嘗手批掾母仆地當以毆祖母律楊之市人爲悚然璫時欲搏公掾之觭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公於璫不少徇亦不務爲激直以誠心大度壓之嘗與璫飲人皆挈榼往防其毒公獨據慨浮白不設備防璫以此服公而亦憚公雲南人賴公緩頰陰全特如父母者七八年故舊撫逮爭欲得公也公亦深知雲

南抚弊思竭忠力爲兩南必可恃之策方討軍實駱瘡傷休息生長以便制馭夷百未一施而言者至矣嗚呼公爲御史而不得志於權相爲布某監司浮沈數十年少行其志矣而不能究其施中丞能究其施而未一施遽中於言者以去去而事白矣而公又遽卒此吾所以謂之不幸也公諱夢雷字某號清齋湛人幼讀書鄉公掾廨中郡守吳公開而名見之大加器異卒奮於功名其天性極孝友視其兄子甚厚出多惠政嘗脫二孝廉於法救州縣於死以畢青獻立得雨雖劇盜亦別白處分而釋其餘黨所至往往有

去思至今江山人以以配余邵兩令謂之江陽三令尹云卒年六十有六其卒也能自知時日其神不亂

董生曰甚哉西南之變吾聞于土人播之反也以激猛以誣緬甸之豎以報復阿克徵童耳猝來我無備所謂徒手而遇蜥蜴者也固守而靜待何渠至城下盟乎舊撫之智行於猛而詘于克猶之塡也昔何以勝今何以辱侃侃倅公有慮無權有權無日奈之何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吾以悲薛公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吾以爲當事者戒焉

寧夏巡撫晉似俞公應槐墓志銘

郭正域

大中丞晉公爲楚臬時試諸生予兄弟並居第一受國士之知後公往撫靈武予兄弟相繼入朝而公且告老幾二十餘年而公沒長君大行公走人數千里以公遺命來曰吾宦迹多在楚楚人知我身後之文以問江夏予小子泫然思公德敎其敢辭公諱應槐字植吾人稱爲念山先生家世洪洞七世祖晃生勝勝生統皆有隱德焚券利人邑乘載之統生鍾鍾生偉爲元城丞有廉靜操偉生朝臣舉于鄉爲和州守和人祠之擢戶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配曰張恭人姓公而蒙庭槐有龍蟠鳳遂以名公公少穎敏嗜學過目不忘乙卯年僅二十三拾省魁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歷文選司郎中掌選事條定選規按籍陞授無能輕重其間時華亭相用事爲所私求州倅不得監生某謀府倅不得黃少宰爲之請公執不可黃使人挾重貲餌之公正色曰乃公不怵要人而貨取乎後黃語人曰吾郎嶽嶽折吾角矣故事銓吏秩滿率自舉鄉人以代同鄉有大司馬某以其子請公弗應比公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則大司馬晉大冢宰矣修前

欵借京察謫公運判稍遷廣平府同知會新鄭公入相公爲書遺之大略謂新鄭峭急而輕露宜稍溫潤蘊藉也新鄭貳銓時故知公深又感公言亡何轉中州僉憲值河北礦賊大閧往捕之不欲以兵殘也第遣一將領率勇士二十人佯爲賈客入賊壘用計縛其魁十餘人餘黨解散不費斗糧不殺一人而一路以寧已遷河西因原備兵叅議副使則覈倉廒革影役置糧稽清守支課監收飭將卒通牧地修河堤一切利弊晳若觀火是歲靜寧告變諸將士奇貨視之爭爲先登公曰若曹以殺人邀功吾因而媒進如人

命何卒用計散之已而宅憂復除湖廣按察司副使首核侵奪屯田者置之法刊屯約四章軍田盡出亡何擢分守湖北叅政榮府承奉死于獄理官受賄幾脫免公竟坐如法又發薛升所懷暮夜金巡撫王公疏其事以聞　上命紀錄尋晉長楚臬景王府第以府僚羣飲燬于火而罪樵採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尚書為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相國雙鳳鳴乎休矣凡涖事四閱月而所行政若嚴

起解平衡石議丈規汰宗櫟節浮費臺使者韙行以示永久于時中外爭推轂公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遇與虜市輒先事誘虜至因而爲利及虜窺見吾情而奸人乘間挾以取重公佯若不急虜者而內實有備于是皆力鬼黄台吉一如約束竣互市事無譁往市馬者多公爲備去若干時方清丈田畝有司故爲增加博能名公下令勿得踰額脫有餘田還以遺軍民耳靈州將爲兇卒所殺遷延實動公以靜鎮之而用秘計擒撲地方安堵凡再經大閱　欽賞錢次陞俸一級廷議且大用公而南都羣

章至矣蓋向之湖北理官不得志于公者所嫉也故言皆楚事楚巡按御史嚴實疏其賢吏部以原品調用南都公義不受調竟謝事去還里中遂去邑賊五里十築于北溪居曰漁樵坊曰漁泊屏曰無思家以清流周以茂樹日手黃庭一編偃仰其間若漁樵莊說無思軒盟以自廣大略謂韓柱國以居郊之心居家不待郊而郊也邵堯夫以仙境之心居家不待仙而仙也待郊而郊待仙而仙待雲山而雲山是擇而適也郊而思居仙而思几雲山而思朝市是無適也通塞毀譽雲山朝市柄不在吾者吾無所思是眞適

也醉而醒吾不謂醉醒而醉吾以爲醉而未酣醒而不醉吾以爲沉湎之醉公之言所寄遠矣暇日與子孫及門下士談名理大都在不失赤子之心嘗曰吾心人心也凡吾莅官行法求人心如我心耳其事贈公蒸蒸色養俸餘盡以上贈公分之諸弟在固原時便道省覲中途聞太恭人病即棄妻子單騎疾馳夜禱于神請以身代事繼母李一如所生親終之日哀毁骨立創立祠堂率子弟衣冠拜祀歲時如儀修邑乘三閱月紀載甚悉爲可傳之書請告時見石州城爲虜所殘破倡邑人修葺又輸貲新學宮他如聯董

尹之妻挈歸邑簿之旅櫬償道嫗之遺金白馬主之冤獄明邑令之蜚語皆人所誦而傳也還鄉年僅五十優游林下幾二十五年大抵遇勢而不怖急流而能退人也年七十有五

蕭都御史中傳

薛 瑄

蕭氏諱中字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
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暉甫大父諱福可父諱
民遠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于時存
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父志以增累其
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爲鄉
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於羣小以是醜正健訟
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搆陷存中獨先識其幾
微謂其家曰辟言于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
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

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耆其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爲仁里爭訟殆絶存中乃益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窶不責所負丁亥歲臨袁傷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旣飲食不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居人皆以爲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療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旣讀書知義尤篤於宗族無間疎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爲具奩擇所歸

使無邇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於家法閨庭內外秩如雍如嚴而有恩訓其子孫一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啓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司僉事陞僉都御史奉敕兩鎮河間府居官關其所職皆風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己以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爲區區小利汩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爲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遺藁

方叔　朝廷勉留啓瀝誠懇乞終制至于再三詔乃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領敕巡撫山右久之謝病歸將奉存中之祀于家啓之既忠且孝則存中教成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爲監察御史推恩封存中如其官啓既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中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終